光海君日記 十一之十三

020519
no.5

205191
昭和7. 2. 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傳

光海君日記卷第四十一

六年十月初四日甲寅

備忘記曰 祖宗朝寶錄謄本三年内 列聖有進表裡于大妃殿之例 誕日冬至自上進表裡一節 有司不為詳察稟栽事甚未安 正朝為始封進于 慈殿事言于禮官使之講定舉行

戊申十二月初二日乙卯晴

領議政李元翼三度呈辭傳曰省卿辭章良用瞿然目今大賓將至中外遑遑國事艱虞罔知攸濟卿以勳舊大臣義同休戚而此時何忍為辭退之計耶寡昧雖不足與有為其可忘 先王之殊遇歟加額之輿望乎卿宜勿固辭善攝以出用副予顒無任幸甚

戊申十二月初三日丙辰

弘文館副校理李埈等論災異四條曰總權綱曰飭邊備曰抑近倖曰去壅蔽答曰省劄具見忠言讜論而夜深未及重覽朝來更看良用嘉嘆予當體念但其中有未能解見之語不直則道不見何必爲藏頭之說乎一二命令未免或從中出云者指何事歟〻顧詳閱其意雖不追於既往欲爲戒於將來也勿以盡言爲嫌而畢陳焉○弘文館副校理李埈修撰朴會賢副修撰洪滂等伏以臣等俱以迂疎職在論思未有裨益聖政私自懟負非因災異偶有所陳聖度如天曲賜嘉納至以畢陳爲教擧國臣民孰不洋洋動心期以盡言於冕旒之下乎第以臣等言多未瑩愚有未逮但知告君之辭貴於婉順而不念將察之聽遠邇虞舜語及近倖之習而泛言中出聖主有康色之意而臣等有莊類之說臣等之罪至此而大矣有懷悉達臣子職分導之使言寧復有隱項者金公諒之罪發於公論既被臺因宰宗述之劾出於臺評既令罷職而自上或命放釋或命推考法者天下之法非人主所

得以私者也若以私意而有所低昂則貽戚將來其故非細況於更化
之初萬目改觀一政令之失人將解體動關安危故臣等憂之切中
所言誠指此也殿下一念未免私意或干故此後舉措見疑於外人
者亦非一事向者宣惠設局務蠲積弊而內收則復〻猶存川澤則
賜牌尚占惟此數款事恐未有以厭服人也古之人主莫不慎於
而既久之後或未免漸不如初況當於初清明之際有此命令外人
之致疑於聖政臣等之過慮於明主豈但已也伏願殿下廓至
公之道抑近倖之習不使私累留於應物之地則號令之發日月
之更人皆仰之惟殿下加意焉答曰省劄具悉讜論尤用感惕
予當留察焉○慶尚道儒生鄭緜勳等九十一人上疏曰嗚呼國
家不幸變故橫生賊肆之謀逆也形迹敗露而全恩之請遽出
於大臣之口是何意耶雖使恩或可全而斷自聖心則是亦一
道也安有繼相御史目見亂賊之逆而不舉王法之理乎至
於告訃使臣李好閔幻出無形之語一則曰退讓一則曰風癱
又以為尚在 殯側至使天朝查考於本國則其誤事辱國之罪

極矣至如尹汲勳榻前讓本之說寀出於附會將閔之意也尤可駭大臣之論逆肆也必稱臨廢人呼夫廢人之稱本於建廢人之說所謂建廢人者當時史臣寃痛建文之事不忍去建庶而稱之也不知大臣等其將以逆肆擬之於建文耶臣等竊惟朝廷是非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官非草野之臣所當敢言常念當初請罪使臣之日殿下以姑待回還為教臣等以為將閔渡江之後朝廷必有請罪之舉而迄未有聞此臣等之所以屢足千里來叫天閽而不知止者也伏願殿下亟正好閔誤事辱國之罪以快人心痛祛大臣偏私護黨之習使義理明白是非歸正不勝幸甚答曰遠來陳疏用嘉誠悃但此事朝廷既已參酌處置不可每以此執言動搖大臣重傷事體也況當初大臣炳幾善處推逆節於未發蔚有安社稷之績矣厥後獄成罪人斯得而屈法全恩寔出於予之初心豈得人言而為者也至於使臣之事原情又無大段罪過矣治人之議不可不慎若有一毫過寔則固非君子推己及人之道所損非細噫爾諸生宜体予意退而自省〇

安

傳曰大臣位一人之下居百僚之上時君之股肱而國家之柱石
也大臣重然後朝廷尊而國勢嚴矣予於嗣服之初首擧一
時人望置諸三公之位予私自喜于心曰予之得相無愧於夢卜
倚毗委任將見庶事之康哉而不幸動搖之言橫生造起使吾相
臣不得一日安其位而展其志天未欲使我東得躋治平之域
耶予甚痛焉頃者鄭忠復之疏極爲陰憯其計唯在於網打
三公而後已予欲繩以重律杜絶其漸而第觀其辭說似近
於病風妄罵故姑置而不問今此嶺儒之疏又以攻三公爲主意
草野踈遠之生不知朝家處變之道徒爲一切之論必欲陷害
三公予竊怪焉至於全恩之計予已定於變生之初雖擧國同
請按律予何忍從之況彼三公制逆變於未發得罪人於治獄
則可謂有社稷之忠矣全恩之議亦出於引君以盡善之道也
豈可執此爲咎反目之護逆構成情外之憯語欲去無故之
相臣誰主張是予固測其端倪相臣倘或因此不安輕爲辭
避之擧則是自毁其體面而朝廷隨而不尊所妨大矣正色

凝然自持嚴重鎮國勢於喬嶽深有望於三公政院居近密之
地予意不可不知故及之 史臣曰好閔等失對皇朝至索讓
本於本國有罪雖遁無功可紀反膺崇秩無已太濫且承勳徃在
癸卯年間臨海使賊刃殺儒城君柳熙緒已而賊被執吐寔時承
勳為委官政捧賊招鞫獄反坐熙緒子紬以謀害王子律竄東萊自
是臨海日益驕傲寔承勳啓之矣

戊申十二月初四日丁巳

都承旨金尚容左承旨朴震元右承旨柳公亮左副承旨朴彛叙同副承旨李必榮啓曰殿下嗣服之初簡自聖心盡用一時之望置諸百僚之上朝野相慶想望至治之成而不幸比來人心不淑紛紜携貳動搖日甚臣等常竊痛嘆矣昨日伏承下本院之教丁寧反覆辭旨懇惻洞燭近日之痼弊允在聽聆孰不感激伏願殿下益篤倚毗使讒人不敢有所間大臣得展其四體則公論自此可張朝廷自此益尊庶見同寅協恭之美矣臣等職忝近密不勝區區之誠敢此仰達傳曰今見啓辭具悉至意當體念焉○掌令朴楗以臺諫官庭推引避遞差

戊申十二月初五日戊午

以兵曹武科重試殿試規矩傳曰片箭三矢一百三十步一巡一中騎射一次四中○司諫尹讓掌令沈講正言金致遠以監試官不察之失引避遞差

戊申十二月初六日己未

右議政沈喜壽啓曰臣等昧愚謬妄之說何敢與草野直截之論相較崇念嶺疏中所詆斥蓋摘臣前日所上箚字一句而添殺別案者也建庶人之建字果是建文年號之省語也猶可謂史官有寃痛之意而不忍去者也至如漢庶人寧庶人俱是諸王之以逆賊見廢者也想必以厭舉其兇醜之名字而只據初封之國號以表其罪貶之稱耳稽諸往牒宗室罪廢之人有此稱號者非一二而大明近例尤甚明白本非臣所創造亦非依倣建庶人而為之說也但前代叛逆之類率多呼之以蛇虺惡物則直稱賊名有何不可而乃敢引用古語惹起人言寔由淺陋無識之致不勝惶恐之至答曰省此啓辭具悉卿意但草野狂言不足介意勿為未安○傳曰窃觀 先朝實錄則成廟朝遣左議政金國光同知中樞府事戴蘭宗謝賜祭承襲 仁廟朝遣右議政成世昌工曹判書姜顯謝恩而別無兩度遣使之例亦遣大臣兼行謝恩何如此意議大臣定奪以啓○

以鄭光績爲左尹閔德男爲司諫李志完爲輔德朴楗爲弘
文校理尹晧尹銑爲掌令李惇爲正言

戊申十二月初七日以咨庚申往來 引嫌之達

大司憲洪鍾祥啓曰解由乃國家金石之典未解由前雖

處官不得除拜例也臣瞢不致察初不登論後乃引避

不得遞免今聞物議於決難仍冒請遞臣職答曰允

官解由出來出乃該曹循例注擬時引考者也卿異於

是勿辭退待特平素士處於此遂從之

戊申十二月初八日 辛酉

禮曹啓曰以遣大臣兼行謝恩事議于大臣則鶴城府院君李山海左議政李恒福行判中樞尹承勳淸平府院君韓應寅皆以爲一依前例爲當右議政沈喜壽以爲窃聞 明廟朝林百齡爲上使李潤慶爲副使兼行謝恩而 先宣宗初年丁應斗右議政結銜爲上使姜暹爲副使兼行謝恩依前例施行爲當領議政李元翼病不收議大臣之意如此敢啓傳曰知道國事艱虞此時三公不可赴京以一品差上使結銜可也此意言于吏曹○領議政李元翼上劄曰難持者志難保者氣氣之盛而衰未有衰而復盛志立而頹未有頹而復立居官任職惟在於志氣之如何人莫不然況於老且病者乎臣器局褊隘性度輕淳病 先朝殊遇歷試内外之任觸事皆乖有敗無成不待老病而氣已衰志已頹迨曩歲死病之後連年苦痛僅延縷喘形換神奪與鬼爲隣世念之絶今已久矣不自意嗣服之初誤恩遠及國事蒼黃未敢言病欲退不可欲進不能冒據終年乞告殆半至于今日病日益痼精力敗盡少歲狂奔

之心疾又作於積傷之餘憂喜失度䰟不附體晝則稍定夜則必
乱臣之此病非可以藥物療治得效於旬朔而命遣内醫不離看救
尤無任驚惶震慄之至伏乞丝收成命俾安賤分仍將臣本職及兼
帶並行遞改以便公私不幸勝甚答曰省劄具悉卿懇但念卿一
生憂國况值近来变故多端積憂成疾其醫藥調治不可等
閑兹遣醫官不離看護卿宜安心勿辭善攝以出

戊申十二月初九日壬戌

以鄭協為大司憲洪履祥為副提學崔有源為大司諫尹孝先為典翰尹晧為執義柳慶宗為掌令李好信為獻納李甫瞻為司成

戊申十二月初十日 癸亥

漢城府判尹李時彦左尹邊應星啓曰牛馬宰殺之禁載在令甲而國綱一墜莫之禁斷至於國恤初喪處處宰殺常切痛心本月初一日臣等坐本府發送禁亂吏有一吏捉得於前牧使李冲家近處犯禁之人乃其揮夫云托以作亂士族家結縛使令匿迹搆虛言于法司並為囚禁如此隆寒累日不放至下欽恤之命亦不解放必欲重治臣等家閭焉尤非法之事法司當禁之而他司禁亂之吏反在嚴囚從未知據何法加何罪也且法典內宰殺人許接及知情不告者皆有其罪而曲為容護惑於先入之言言于法官囑于刑曹又以訓鍊都監發差捉囚一司下人將盡被囚皆緣臣等奉職無狀之致臣等先請伏重辜以為妄作者之戒傳曰勿為惶恐觀此啓辭極為駭愕人心如此國綱可知屠牛之禁在法甚嚴執法不撓痛革此習可也李冲推考○冲之賦性貪狠麁厲光海之末攀緣曲徑獻諂逢惡千態萬狀冬月則必大作土室

種菜其中蓋取其味新也饌品極其甘美朝夕進供因以取寵致位崇班往来街中雖三尺童子必目之曰雜菜判書人無不唾鄙者

[seal]

戊申十二月十二日乙丑

持平李士慶大司憲鄭協執義尹晴掌令尹銑持平尹泂以

以被斥漢城府相繼引避退待司諫院并請出仕從之

戊申十二月十三日丙寅

傳曰內資寺官久尸居其職故此炮手所釀之酒多水醨庭人不堪飲推考　○傳曰征戍之軍不可不操鍊分防禦城池之役不宜役責於京炮手此意各別下諭于本道監司

戊申十二月十四日丁卯

右副承旨李必榮啓曰凡公事必由政院出納者其意有在而昨日赴北砲手朴石乙金猥呈上言于差備門而承傳色擅自捧入不使政院知之此路一開後弊難防請當該承傳色及朴石乙金並推考治罪以爲將來之戒傳曰赴北砲手因攔贖有此呈訴非無端冒呈之比承傳色安得不捧入乎如此事在先朝多有其例倣而行之未爲不可推考過重勿爲○史臣曰宮禁不嚴外間下賤之人迭相出入凡有所欲輒因內官冒濫呈狀其在先朝已成痼弊式至于今此弊益滋尋常依法之事在例當然之事亦莫不仰訴以售己欲至如犯罪之徒亦因此攀附百計圖免者有之其冒法奸濫之狀莫此爲甚必榮遇事輒陳讜言無諱可謂出納惟允矣然深逆亮黨何足道哉○以李綏祿爲掌令朴汶樑爲持平洪霽爲正言

戊申十二月十六日己巳

院啓江陰縣監柳咸亨爲人昏劣政委下人昆陽郡守羅大用尸居其官取侮下吏寧越郡守鄭象哲虐民肥己無所不至訓鍊都正李潤德身居宰列恣行胸臆顯有麁鄙之事請並命罷職答曰李潤德鄭象哲遞差其餘依啓

戊申十二月十七日庚午回自京師稱以陳奏周旋之事目
陳奏使李德馨黃愼、狀啓、啓辭答曰知道因國事艱虞勞卿
等遠行深用未安幸賴盡力周旋得完大事豈非宗社之慶且
貿來書籍及各樣冠服等物足見好禮変陋之誠當令祀官
議處 又答曰具悉深嘉憂國之誠 此啓辭下禮曹議處○初
李好閔在閩旋封典事秉成予李廷馨李遂
至遂許准封降使

戊申十二月十八日 辛未

陳奏使李德馨黃愼啓曰臣在北京時聽中朝物議則以我國為憂且觀此胡情狀數年不為進貢今年乃遣麾下八百名于京師爭賞銀之多少其侮践中朝者甚矣臣見東征時來此路人問之則皆以為此賊憂在遼廣其次在貴國及此暇時修繕險要以為軍兵入保之計可矣若視如倭人欲為逃避則鐵騎如風雨人民無一脫矣貴國善自為謀如關西近邊必守之處預須相擇形止以定堡基觀勢善措恐不可已目今飢民流移物力全乏誠不可猝為此後但須為講定期免後日噬臍之悔可也關西一路三年旱蝗民不聊生今年旱災比前尤甚不及今善處則開年春夏間此輩非塡溝壑必嘯聚山谷矣詢諸道路朝廷無一紙處置之令此等危迫情狀必未及深悉而然也民間又言寧流移求活深恐救荒御史之來蓋使命所到策應未敷而奔走供億反多弊矣若多般備穀與本道監司使之召募屯田則賑飢生穀可以兼得惟在廟堂與方面當事

者啇確善處耳臣經行一路聞見甚慘敷此並達答曰此草
記下備邊司議處○憲府啓曰監司者守令之綱領流宣化之
責專係於一身行司直柳永詢前為慶尚監司時淫縱貪虐
無所不至一道之人欲唾其面免刑章而保官爵無不駭憤吉
昌君權悏前為全羅監司時持身不謹專聽婦言遆歸之日
馱載盈路物論久而不止請柳永詢權悏罷職不叙永慕殿親
祭時宗室班列稀疎所見埋沒自前宗簿寺長官檢飭而已趙
應文庸衰多病專廢撿飭至於親祭之日亦無形影不職甚矣
請趙應文罷職答曰柳永詢權悏並推考趙應文遆差○傳
曰領府事以大臣為國家患難得完大事而来暑雨祈寒備
経艱苦酬勞之典不可不為之其老父堂上宗職除授以慰其
心○諫院啓曰吉州乃北路巨鎮而新牧使李雍直人物凡
庸决難堪任請命遆差高城郡守尹貞世為人愚騃多行貪
鄙請命罷職答曰依啓

領府事李浚慶 [illegible]
父民者

戊申十二月十九日壬申

傳曰我國衣冠雖曰遵倣唐制而不得其正貽笑華人多矣先朝每以其制度之不正爲欠欲貿各樣冠服一正其謬誤而未遑矣今陳奏使適貿來可得追繼先志丕變陋習深用嘉幸前頭詔使連續出來台樣制度倣此改造藏在本曹以作永久依樣之式事下于該曹○掌令李綏祿啓曰非朝臣與執義尹晧持平朴汝樑會于依幕以吏曹佐郞任兗愚而多氣又有麤鄙之事笑罵從他揚揚自得當新服淸明之日天官極選之地不宜久叨以致物議欲論之際言弁三執義尹晧答曰姑待後日持平朴汝樑頗有救止之意以明朝更議爲之答通矣今朝下吏走報持平得病以此停坐云臣卽以論啓之意簡通則大司憲鄭協答云引嫌之人不敢容喙執義持平答云後坐面議臣本庸陋杜門窮谷其於時議有同聾盲只以平日激揚之陳論一郞之不合而言不見信推遡至此勢難苟冒請罷臣職答曰勿辭○陳晄啓曰扶安縣監沈光世以有識朝士濫

帶銜屬作弊多端不可不懲請命罷職答曰依啓○持平朴汝
樑啓曰昨日掌令李綏祿欲論吏曹佐郎任珫臣與執義問其
論列之目則多有齟齬云臣之私意以爲傾軋之端恐或復起
以吏議爲答今日之坐以病不參今見李綏祿避嫌之辭以臣
有救解之意臣空疎謬妄顯被詆斥請罷臣職答曰勿辭退待
○執義尹姞啓曰吏曹佐郎任珫論啓之意昨發于會坐中臣答
以公論已發不可中止而請遞論列亦不可輕易姑俟後日厥
後朴汝樑以吏議爲言臣亦以鄙意與持平同書遞而仍分
付下吏明日早爲坐矣臣之本意非爲推延而今見李綏祿
引避之辭則臣之失大矣請遞臣職答曰勿辭退待

戊申十二月二十日癸酉

大司諫崔有源啓曰臣聞王果縣監沈俺之妻捨其夫所居之縣而從其子光世于扶安至黜其歸于京中一縣公事無不專制云故臣與獻納李埒信正言李溟相議以為光世年少文臣有才可惜措語不須太緊仍搆草請罷矣今聞光世與方伯不協方欲棄官而未決云然則臣之請罷正中其願臣不能詳加聞見致有此失請遞臣職 ○傳曰沈光世勿罷其臨享事推考 ○校理崔起南上疏曰臣頃在玉堂也僚中有進劄之論臣與無於劄目之相議而未參於劄辭之勘定臣〻之見未及參及於其間而茲者更參不職則前日以請之劄既已製進臣之欲於是並力敢就諸僚已陳之劄添補其目排演其說而為之讀冒至其目有六一曰盡誠孝二曰敦聖學三曰任賢能四曰修軍政革弊政奮厲志氣也所謂盡誠孝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又曰親喪

固所自盡也其於送死之際自盡之道如以遵用禮經爲然而後世帝王多溺於短喪之權制宋寧宗之遠喪也朱子有言曰壽聖皇帝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甚盛德也陛下宜遵壽聖已行之規而遵用淡布縗陵蕃之服臣竊痛之我國議禮之臣亦無一之見使我大行大王執仁順仁聖兩王后之喪未免前後異禮之失有若宋朝之事此識禮之士所竊嘆者也伏願殿下亟令禮官與一時知禮如鄭逑韓浚謙金長生之輩更爲商議以盡通喪之制則非甚喪禮得盡於先王而亦以奉承慈殿能盡事母之道使是子而又以其盡孝於慈殿者推以及之凡諸嬪之侍御於先王者亦皆待之以誠此孝之至也且我大行大王子則自弱男之長而上自諸君下至襁褓提孩皆託於殿下其所以盡其仁愛於其撫恤以敦友于之道此亦殿下之盡孝於先王者也惟聖明留心焉何謂敦聖學 夫允執厥中堯之所以

授學也扣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十二字者
學之所以授受成堯之傳舜之康王也無安以冒責
非義爲戒則堯舜之所謂學者只是上徹功而已
自是文武周孔之聖顏子孟程朱之賢其所傳授亦
講明之者此心而生此則心性之外更無他學至於論古
今辨是非以爲格致之功者則亦須取資於史學也矣
後世人主頗於聲色嬉戲而不復留意於學者則固無
足道陸陸號爲讀書其所以爲學者足適爲文辭外
飾之資而與聲色嬉戲同歸於亂亡者多矣古人所謂
倩蜀維珠亡國則一也誠格言也其學問之道不必專在
於書冊上討論而引接臣僚講究日用常行之道者
無非學也其引接臣僚之意玉堂經筵之設論思之無
以御帷輦六官爲教而非日則[redacted]於外臣之人一時來請而
請其入侍則其意至矣事體亦重而敢不文以冊日之
而以答玉堂設院者答之無益其本意也況待以山林

之賢方置其堂閣者無有其人而未嘗一見面目一接其論
說則甚於待賢之道又如何耶人主之待臣至有
引入卧內者何假史之言論乎惟在所留意何
謂經賢能不過謂賢才之謂能正君之失者非
賢不能知用人之道而以尊賢為先是以中庸序九
經而尊賢之後居其一帝王固以之所急務也於此紀今
我殿下乃於新政之初欲用林下之士以鄭仁弘鄭逑
自如羅將矣中外理學甚高之輩無啟收用之則以學
行高邁之士為令衆所仰則一時觀瞻孰不聳動者矣
至慕賢之至意也而仁弘志其高遁逑又引疾而固辭
其他所謂學行高邁之士無進其身者于于於來也伏願
殿下其於求賢之道待士以禮益盡其誠勿使有不
承權輿之嘆則幸甚所謂修軍政者何也昔成王初崩
康王嗣立及春秋接見群侯之時太保召公首以張皇
六師為戒成康之世天下既已治平四海既已無虞矣元

先大臣始見新君於亮陰之初其所警告者亦以此爲
先焉若使吾公當於今日則其所以汲汲於師旅者宜如
何哉頃者大行大王乃以實紀之法及覆和害不敎備爲
使之修整而寂寥無年置之相忌廟堂臣無一意於國
事一至於此寧不寒心上年大行大王方在違豫之中
特令兵曹印出武經七書而又令設武學置教授以爲
練將之規古人云練卒百人不如練將一人於則兵設
之撻約而施傳者無過於此矣使先王盛意不至中
廢以副之是繼述旨事之一道也臣出入騎省者至於六
載而嘗管訓監軍兵亦佐北門戎幕中而軍兵之患
無形操鍊一可恃者臣所目見而詳知者也臣曾將軍
政之弊條陳于大行大王之時猥蒙採納特令兵曹備
司商議施行而兵部之所可自爲者則略或見施於未
著實至於其中養兵不節最甚大者而其時大臣以
姑待寬閑大段之道爲之回啓竟不見遂遺意臣之所陳

未安養民之良猷而惟其無之不可不養者則興正令
日莫先之務也將臣統意為之法術則不亦不無因
是而思其長策者也且近來北道防戍調用南關之卒
至於該道之兵唯是不添入非軍非家載羅寒暑而
本道內需用之奴則安坐於恐之地南關之卒請道
之民之情然至於解體內奴之在安邊以北者所當
并許邊抄東伍所為南北備禦之助也惟聖明留恩
焉所謂革弊政者何也我國大小政法一比祖宗嚴設
無復祖宗之舊視而格之新民之設者滋甚益子
遺為生如在水火之中數之鉅甚候不思仰可不一念哉
我殿下臨御之初首下蠲民之教直物上供之類悉令
量除則此正以至易於上益下之美也文王視民如傷
之意也而大臣又有將順而達行者貢物軍簽之弊大請其
設局而會勘此績設更當用之物使之商議而蠲舊定
於供上等納內需之事亦將俟其上命之下而量定之

則斯民之倒懸可以解矣所謂國典者所有經濟六
典設之經國大典經國之典則始撰於世祖時而頒於
成廟之朝經濟之典則乃我太祖太宗草創開國而
立經陳紀之書而至世宗大備太宗世宗文宗之所以
用之而相繼致太平者也其間雖不無古今之異宜者如
其良法美意可以百世行之者多矣先臣金安國
啟於經筵勸引六典其意可見矣康誥曰惟敬忌
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以可深久者民者召雖在異代
之事猶可為之效法况我祖宗經濟之典豈非今日
之所當參考者乎今日之所謂法者一則例一則
橫看一則謄錄功非大典又非六典或出於燕山之朝
或出於權奸之手或出於近日吏胥之口漆立雜役以
病斯民者不可勝其數而至於祖宗良法美意則
掃地盡矣誰能通考祖宗之舊章行之廢者
毋申明而於舉之其出於權奸之用事燕山荒亂之時而仍

爲前例實非經國經濟之所哉焉此日華去使留之道
乃教大臣之所建議者安有實惠則幸甚竊什大行大王
初年曾設政俗都監蓋出於先王救民之意也而當設
之臣行不善實事竟中廢可勝惜哉今我殿下仁
民之意則贊襄有無安不至於先朝之中廢爲設在人
豈志語哉所謂舊聖者者何也天下之事無以先立
此先爲本帝王之治唯在志不立身自古帝王之甚
志而無其治者也我大行初年舊能有大有爲之志而
中歲以後治效之著不如初年於是有御製詩曰撫
劍中宵氣吐虹壯心曾許舊吾東年來事業都鄰
步回首西風恨不窮此以我王抱回三代之志恨其治
不及古而爲之慨於者也以先王舊恭之爲之志及立
中年尚之都鄰步之恨則今我殿下之所以有志者
未知其能庶幾於先王之志抑殿下今日之志特將
適千里者之舉足於戶庭之間而已伏願殿下益勵其猛

如以一蹴而至於千里為志也其所謂志者不為一時之保
護而為確然不拔之志則幸甚且臣方在直中聞太學
儒生等請雪成渾之冤而上批有曰昔在壬辰先王西
幸車駕過成渾所居之地而成渾不為出見於路左又
不奔問於止宿之地君臣之分雖相顧之意不如是迫
臣於渾此事亦嘗疑惑而究極緣由詳得其曲折
者也請以臣之所聞者辨之蓋渾與鄭澈為篤
交也是以澈時謗至壬辰年間將朝夕被罪方待罪田
里而及其兵火之作以待罪之人不敢自詣闕下而又仰賊
無路遁迹民間傳言大駕將至西幸之舉云渾謂其子文
濬曰吾既不敢詣闕負人臣之分當路迎駕至哭
迎謁道左如蒙一語賜問則是貸其罪也當同死生隨駕而
去如其不然則負罪之臣回徨迫迫更無可為唯當含
痛窮天號於路傍而已至於大駕西下之日不渾之
家距坡平山下非附近三十里距臨津十七八里

而官家之意欲得集之令渠於不知而是日渾之書尤
中城夕到渾家言大駕已發將陣倍道疾驅至直
向津東之說不知今夕次于何地且大駕所御陣之後命
撤東岸人家而通津渡船隻後追從亂無人不
隔通行云渾與我相向痛哭而已翌日鄉里人皆不
棄避竄渾將此白望渾而携入僻峽中大駕駐於松京
則今渾之所不料及者也矣嚮過去之日其接見與及知
笑若能領出時機則可以及之而不能領出者亦可其
說與渾返奴京中機得消息則又有自上幾為背城
一戰之教云於是民間所傳無奈之說亦不知底實且
其意以為大駕若有無奈之舉則當與官家偕集
之令民間無不知之理此又渾之所以不得親侍從者
車駕之初發京城也車出若不覺在京之士亦或有
不及知者則況渾在家距州治二千里之外者乎往
渾自得 先王峻教之後無以罪人自處又無自草墓

志其所由無以逞名歟世以負國恩人豈負恩孰有如我
者乎吾死目不瞑矣又於將死之際望遠寄其子曰吾待
罪君父惶恐而死然我當衣以布衣斂以布衾殯以菲薄
棺出東歸葬於野毋為樹土墓違我者亡其情戚矣嗟
當日君父播越之日以單騎過於所居之地而不為奔問者
今天下寧有以是之人乎此情理之所不近者也噫譯
家世林泉隨還與子自任員士林望為一世儒宗而不幸
以偽紀之故連四朱展轉構讒情外之謗者非止一再
此斯文之痛也顧其被誣之端發於桃惺文之條劫之疏此
則避遠之人傳聞之語而其所以構陷羅織者則宋柳
兩老之所主張也其曰三曰之官或呈告或立異或
於三曰盡空雖從無於其論者特出於不能違異而
未必皆自為帽恐之心也以偽之被罪為之而痛者此國人
公共之論也惟我殿下新卯一敞命自肆尊賢之典而尊賢
之義無間於存沒則感頌盛德之意將有不日而 殿下

今日之教乃反出此則儒林之望豈勝缺哉至學之於常
雜未有拒衣逐之是區區之心實切於為慕其所以於慕
者減以學之學出孝為東足以發式一世於是而反以畏避
君終如是疑於君父如此豈非在所當雜者乎況且
恭直林中儒見批儒之教則徒又之間亦不可不懷
而遂故欲以要之曾以仲於者備陳曲折以明其情
理之有不能之有不能者矣如是僭率之罪君之罪而
不為深思痛紀反覆多費辭說則是自有遣
君之心也粗識君臣之分者之所不敢為也臣謹具奏
方擬仰叩而適因碍批於此并賞伏願俯察其
至痛極寃之情而有以伸之則臣雖文無甚益任徼
切屏營之至隨陳錄以仰答曰有詩足見有懷畢博
之識深用嘉歎但民俗一事言之者須當不計事體顯
有勢負迫之態此則未安也姑待後日可便

戊申十二月二十一日 甲戌

掌令李綏祿啓曰伏見持平朴汝樑避嫌之辭有傾軋惹起等語論一𨶒鄙之郎官有何關重而不美之談發於望治之時臣窮莊嘆臣以重試應入之人今始罷出勢難苟容請遞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 ○持平朴汝樑啓曰掌令李綏祿欲論任究之時臣欲爲鎮定之計矣今被再忤請遞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 而入

因[illegible]大司憲鄭協又引嫌退[illegible]

彼[illegible]鄭協朴汝樑[illegible]並出仕

[illegible]重試[illegible]

戊申十二月二十二日乙亥
延陵府院君李好閔行護軍吳億齡工曹請寢諡官以下
論賞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但卿等告訃天朝請命義
諡在國家酬勞之典固不可闕況封事之未即准究適中
朝機會然也其間奔走致誠前後之行豈有異同此非窄讓
之事也一行員役有功者分輕重書啓○以李廷龜爲舍人沈
諿爲掌令韓纘男爲持平俞學曾爲正言李好信爲吏
曹正郎南以恭爲刑曹參議李馨郁爲江原監司李宗一
爲吉州牧使

戊申十二月二十四日 丁丑

春秋館啓曰伏承上教實錄相考則告訃請諡承襲使臣論賞之事以中廟朝觀之則盧公弼先往不得請成希顔繼往得請皆有効力之事姑爲書啓以備裁擇傳曰知道

戊申十二月二十五日戊寅

憲府啓請柳永詢權悏罷職吏曹佐郎任兗愚而多氣又有麤鄙之事笑罵從他揚揚自得當此新服之日天官極選之地不宜久叨請命罷職奉王命撰教文是何等製作而前副正申榥當兗逆擅國之日諂附之狀無所不至前後教書非但極贊兗逆至下臣子不忍言文字未減罷職已駭物議而重試時偃然入庭略無畏忌之心既參榜目雖不可削頁罪益深理難容貸請命削去仕版答曰依啓權悏柳永詢已為推考任兗別無現著之罪不可輕遞

文臣重試及第取李爾瞻等九人 洪瑞鳳 鄭士信 黃[illegible]

教李志完[illegible]陞通政傳曰李爾瞻[illegible]陞堂上

文科別試取丁好[illegible]等十四人

戊申十二月二十六日己卯

王堂上劄請引接臣僚荅曰省劄具悉至論深用嘉焉予當

體念

戊申十二月二十七日 庚辰

諫院啓曰前行司直李善復持身不謹得罪於公議久矣尚保官爵物情憤鬱請命罷職不叙尚衣主簿尹英賢曾爲守令之官被陷於逆賊廢棄久矣特叙雖出於一時恩命而物議憤鬱久而愈激請命罷職知事盧稷身居宰列致有簠簋不飭之誚請命罷我答曰李善復别無現著之事盧稷 先王重臣不可輕論尹英賢曾已被罪豈至於永廢乎不允○憲府啓曰五衛將李質粹用心奸巧曾爲溫陽鞫人圖功濫猾項王湖西之人欲食其肉擧國莫不痛心請命削奪官爵又啓申橈柳永詢權怏事答曰依啓李質粹罷職

戊申十二月二十八日辛巳

諫院啓請李善復罷職不叙盧稷尹英賢罷職答曰依啓盧稷尹英賢事已諭不允○憲府啓請李贇粹削奪官爵答曰已為罷職何必加罪

戊申十二月二十九日壬午

政院啓曰宗簿寺書吏尹縉法外冒呈上言該曹據法防啓而自上特命除授叅上軍職旣無可賞之功而特除之命出於該曹防啓之外此路一開後弊無窮極爲未安答曰啓辭則然矣但尹縉往在癸巳年覔得私墓神主而來 先朝亦命除職矣渠今將朝夕入地除授軍職以酬其功不至過矣

己酉

光海君日記卷帯[redacted]十二

元年 大明萬曆三十七年 [redacted]正月朔甲申

上親行正朝 祭于 永慕殿仍行望闕禮于仁政殿 以此殿

自先朝所建而未訖者至是乃成故行禮于此

○備忘記曰北邊之事多

有難處藩臣稟裁書狀相繼而來備局趂不回答雖或回答亦

不明白邊上事機所關甚重十分商量作速回諭事言于

備邊司

己酉正月初二日乙酉

備忘記曰守陵官朴東亮在喪云將何以處置議大臣斯速

定奪

己酉正月初三日丙戌

禮曹啓曰守陵官在喪議大臣定奪事傳敎矣議于大臣則李元翼尹承勳韓應寅以爲禮本於情議禮當不出於情外令以叩心隕絶之人强使處至嚴之地奉至敬之 祀揆以事理殊極不妥而遽改守 陵事體至重不敢擅議李恒福以爲嘗見古禮君薨未殯而有父母之喪歸殯返于君所君既殯則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此孔子之論也嘗以私意妄相忖度則以叩心摧踊之私慟其於朝夕展掃之公禮必未專精若誠未專精而抑而行之是禮爲虛行似難仍在齋所事係變禮未敢爲定論沈喜壽以爲君親一也而君重親輕故曾子問篇有君喪在身不得服私喪之訓此宗總論至如守 陵官則自初終啓稟差定即爲被髮徒跣其成服也具衰麻冠裳杖經之制一與諸子相同晝夜不離殯殿之側及其葬訖專主祭奠之事以終三年其事體之重且大與諸臣逈別間有私親之喪既不得奔赴而又不得改差其勢然也其義然也但自

吉安有有老親者爲守 陵官而遣此非常之變者也竊念朴
東亮之心事極爲憐迫公私俱碍莫甚於此令該官査考處置
宜當大臣之議如此敢啓傳曰知道此事極爲重難予亦不知所
處或有 祖宗朝故事案録悉速考啓且依右相議一邊令該
官査考處置○司諫閔德男啓曰近來貪汚之習日漸深痼雖
在宰列之人亦多不免誠可寒心知事盧稷簠簋不飾之誚騰
播已久公論之發亦云晩矣請勿留難亟命罷職尚衣院主簿
尹英賢爲守土之官被陷於賊中淸時永棄固其所也決不可
復通仕路以辱名器請命罷職答曰盧稷所論過矣尹英賢不
可永廢勿爲煩瀆○持平韓纘男啓曰李質粹殺人圖功其惡
之慘毒鏌鋣爲下不徒湖西人心至今欲食其肉擧國之人莫
不痛惋久稽償命之誅猶爲失刑況此頂玉之章豈可仍存而
不削乎只罷其職公議愈鬱請亟命削奪官爵答曰依啓
李質粹[redacted]陽郡偶與弓人語語多荒蔓輒報監司李用
淳鍛成逆獄逮捕辭連之人湖右八九邑人民章械相于溫而

賀粹專按其獄一日使獄囚十餘人列坐爛鉄釜如紅爐謂首坐者曰不服當以此盖頭囚不服即盖其頭立爛死次及其下時天日清明忽雷霆大作驟雨如注鐵釜沉水幾一尺賀粹懼即罷刑不按時溫人悪子旁以貨竄名軍官中追捕隣邑恣行刼掠廬舍蕩然鷄犬亦盡至如牛畜財帛賀粹以贓自占遠近騷動荷擔以待被執者十無一生及上王獄然後太半疏釋朝廷特遣徐旨鎮靜之所謂其心慘毒鏌鋣為下宜矣○備忘記守 陵官毋喪柩上來時一路各別護送造墓軍題給且棺槨石灰及賻物量宜題給

己酉正月初四日丁亥朝雪

正言俞學曾來連啓請罷盧稷新啓壬辰變初兩宮分離一字
王音無非　宗社大計吏書叅判趙挺親受　先王御札委棄
君命不即傳達寧其家累投竄山谷臣子之義掃地盡矣負此大
罪而不有公論冒據清遴此國人之所共痛心者也當茲新服清
明之日忘君負國之罪決不可容貸請命罷職不叙以為人臣
不忠者之戒崔永慶之瘐死獄中寃天下之至寃極痛而其時
首倡弄鞫之論必致於死而後已者綾海君具宬也在　先朝
時宬之叙命初下三司論列而罪人金大來忝居玉堂不待僚議
之歸一力主停止使負罪之人尚保官爵士論憤鬱久而益激
請命削奪官爵答曰盧稷乃　先朝重臣也罪非關於國家
何至罷職趙挺當兵戈充斥之日雖未能由直路來傳然不久
奉　御札親進于伊川其情宲有可恕况在　先朝曾已論
列傳當不可以一事每為治人之目具宬　先朝已為叅酌収
録今不必追削並不允大槩近觀風色不請喜事之漸已著矣

象不吉此非國家之福予深慮焉

己酉正月初五日戊子

吏曹判書鄭昌衍上疏曰伏以臣自日寒之後宿疾常劇痰塞語
絶之證發作無節決無供職之望而惶感聖眷寧負廢仕之罪
不敢呈乞免之辭到今月初一日之夕前證復發澌敗益甚不
得已乃於初三日之朝書上呈辭則本曹叅議李慶全之辭先入
不許疊呈而還出臣誠狼狽顧念同僚一員尚在可供官務伏枕
以待即聞叅判趙挺忽被重駁旣有政事及時急之務仕進無
人憂惶悶蹙不知所措伏願聖慈俯察事情亟命遞臣職名答
曰省疏具悉卿恙疾病人所難免宜安心調理以行人臣徇國
所當一心不渝死生以之近觀爻象喜事浮薄之輩踵跟偵伺遇
其君父若此不已朝廷殆無寧靖之日銓曹用人不可不慎卿宜
勿辭公耳國耳終始盡職 ○禮曹啓曰守 陵官[illegible]查考
處置事傳教矣臣之於君方喪三年則立於朝者莫不皆然
故謂之通喪而至於守 陵官則其服有衰麻衣裳經帶冠杖
之具其居則 殯殿山陵而三年無出入之節亦與他群臣百

官迥別倘遇變故其處置之難誠有如聖教自 祖宗朝必
以無父母之人擬差云者故老之相傳而亦未詳其是否也若
考見実録則古事之有無立見矣謹按禮經有君喪服於身
不敢私服釋之者曰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也若君服在身而忽
遭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此則無可疑者常古禮不復難容
擬議於今日也所謂守 陵之號雖不知昉於何時漢唐以後
之制我 朝已行之規文献無徵見識不逮更無可考之地而
權時制宜之論備盡於大臣獻議中據禮之經酌人之情得
中處置惟在上裁 傳曰知道此乃變禮前例有無何必太拘大
槩以義論之則君重親輕然禮者不出乎情之外參以情理
則遺母喪不得奔而仍在官守人心之所不忍守 陵官斯
速本差○政院啓曰守 陵朴東亮遺母喪公私俱碍處置
極難自上參以情理特許改差其達權體下之盛意盡矣
常念守 陵官自君上初喪被髮徒跣具衰麻冠裳杖絰
殯殿山陵專主 祭奠之事三年內無出入之節與他臣僚

事體迥別雖有私親之喪其不得奔赴也較然矣況新差守
陵官追成冠服其間節次尤無可據處之〻雖非止一端臣
等亦未知何如而可以不悖於情禮矣古禮有云君薨未殯
而臣有父母之喪歸殯反于君所此則泛言人臣在君喪中
遭親喪者之謂不可擬議於守 陵官也然臣等妄意如不得
已則姑據此禮許令奔哭以伸至情卽還 陵所以終大禮恐
或愈於改差之無據也令該官更議處之使莫重之擧無未盡
之悔何如臣等矇無識見其於變禮不可容議而事係重大
所當十分詳愼故冒昧敢啓傳曰知道以此啓意更議于大
臣○正言俞學曾連啓請吏曹參判趙挺罷職不叙綾海君
具宬削奪官爵答曰已諭不允○備忘記曰小祥日 慈殿以
下諸王子諸翁主等似當有望哭行禮之事議啓事言于禮
曹○備忘記曰陳奏使領中樞府事李德馨田三十結外居
奴婢并五口赴京子弟六品職除授副使同知中樞府事黃愼
加資田二十結外居奴婢四口書狀官姜弘立加資田十結外居奴

婢二口堂上通事林春發宋業男各田十結各加一資上通事金
得禖申継熹各加一資宗職除授李彦謙尹慶龍等本衙門正
職除授例外為先赴京寫字官李禹臣東班六品職除授一行
員役各賜兒馬一匹 啓 計請謚請承襲上使延陵府院君李好
閔田二十結外居奴婢四口子壻弟姪中一人相當職除授副使
同知中樞府事吳億齡加資田十五結外居奴婢三口書狀官李
好義加資田十結堂上通事表憲李彦華各加一資李彦華宗
職除授寫字官李誠國東班職除授譯官文齊樞加資宗職除
授李齊宗職除授金聖男朴仁亨等高品付祿鄭彦邦連
三次例外赴京其餘員役各賜兒馬一匹 奏使李必榮加資
譯官李橋宗職除授 奏禮男加資[redacted]曰 聖上嗣位之後賞
過其功雖有微細之勞輒加非常之恩嗣服之初豈非可憂
之甚乎至如告 計使李好閔等奉使辱國尚免譴罰已極
可駭而反蒙重賞之典一如他使之例宜有其罪不宜有賞
物情憤鬱為如何哉且吾官寫字官等雖有一時些少之

勞自有相當可酬之典而或居金玉之列或陞東班之職至於
奴隷亦蒙米布之恩之典失當遠近解體將何以服衆人之心
也○備忘記曰陳奏使書冊貿來極爲可嘉使書狀各賜
熟馬一匹堂上通事及上通事各賜半熟馬一匹

己酉正月初六日己丑晴

備忘記曰人君用人俱收並容細大不捐納汙藏疾罔過咸宥不以尺朽而棄連抱不以一失而廢其人棄短取長捨舊圖新此出於無私之道也近觀朝廷風色黨同伐異托公濟私浮薄喜事之徒抵掌先登乘機窃發有同襲敵豈非可羞也以具宬趙挺事言之一也皆垂二十年陳腐之論在 先朝已為被罪而蕩滌者豈可以一事平生永廢乎銓官之被論相繼無乃銓曹為必爭之地耶俞學曾之為人予未詳其何許而見其言察其意不過為空銓曹之計耳其心所在明若觀火而乃敢捃摭往事假托公議上以欺吾君父下以眩惑物情人臣以直事君之道果如是乎正言俞學曾遞差補外以靖朝廷我國弊習銓曹之權於郎官此 先王所常痛惡者也俞學曾薦用郎官並為遞差補外以戒後來○史臣曰輕臺諫杜言路之漸自此始矣○司諫閔德男啓曰言官論事必與同僚相議可否而裁決專在於長官故事

鄭曄[illegible]
物議[illegible]自勵
來書之權於
而于仁弘之[illegible]
[illegible]俞學
[illegible]

之是非成敗雖與之同而受責則長官為尤重此事理之當
然而不易之規也近日論宰臣之事雖係於既往案出於公
論豈有一毫他意於其間哉俞學曾既被嚴譴則臣以亞長
代行長官之任尤不當獨免且再昨伏承嚴峻之批臣于分義
固不敢晏然在職而昨日不為引避連進啓辭臣之罪大矣
物議亦以為非臣固當伏竢鈇鉞之不暇而職名未遞不可
一刻冒據故冒萬死來啓罪戾尤大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國
家不幸朝論携貳黨同伐異萬目睽睽未知所爭者何事如
是而可以為國乎此豈美事但爾之為言官非今斯今爾
豈為浮薄之事勿辭安心盡職 退待 俞學曾閔
德男既同其論事則其責宜無所不同而獨於德男優
答如此工深若九重忖度外情有若親見者然其故何哉 上
之聰明睿智亦足以能別是非而然耶不然曲逕之譏難
以免矣

己酉正月初七日庚寅

禮曹啓曰，守陵官事，議于大臣，則領議政李元翼，行判中樞府事尹承勳，清平府院君韓應寅，以爲伏見政院啓辭，以禮之變，頗得其宜，臣初以時，思未及此，依此施行似當，伏惟上裁，右議政沈喜壽，以爲之當初獻議，只陳其先君後親大義所在而已，如不得奔哭見殯，則其情理尤極慘痛，依政院啓辭施行，似爲宛轉周旋，兩全公私而處禮之變，有非在下之所敢義起，伏惟上裁，大臣之議如此，敢啓，傳曰，依政院啓辭爲之○掌令李綏祿啓曰，伏覩昨日備忘記，辭旨丁寧，嚴峻突出，於和合群工，寧靜朝廷之盛意，萬萬臣雖無狀，亦衣食君之一物，詎不感激于心者，以備忘中，多有未安之教，至有銓書之被論相從等語臣本孤蹤，久在散地，全昧時議，又無攀援朋比之私，伏蒙天恩，千萬意外，叨忝風憲，只知激濁之爲言責，而輕忝廣鄙之一郎官，苟有一毫他意於其間，以啓風色之不靖

臣罪當死者毋往來落傷頻數今始言罪罪矣尤大請命
先行臣職名答曰勿辭退待〇備忘記曰鏡城濟州判
官遞差以文官極擇差送仍傳于吏批曰濟州判官金
徵鏡城判官俞以之嘗除授乙執義尹晧啓曰掌令李
綏祿之引避蓋以任究論劾之故耳臣於此事既得
叅論今不可仍冒請命遞差臣職答曰勿辭退待乙
掌令沈諿啓曰臣賦性魯劣冥無知識至於言辭舉止
亦不如人行日忝冒言地一寸耿耿之忱唯欲納吾君於
無過之地此則神明知之矣惟其利祿之心畏禍之念
冥切于中敢行呼唱於道路者亦已有日而不敢發一
言以救犬馬之識矣伏見昨日備忘記行黜陳言辭旨
極其嚴峻臣心神隕越不能自定寧料嗣服之初有
是教而聖明之世有是事乎臣直欲痛哭於君門而
不可得也且處之殺士趙挺之後君雖係二十年之
事當觀其罪犯之輕重豈拘於歲月之久近也哉臣

於此必保諫臣之無他腸也大抵臺諫直以激濁揚清之志有所論列而人主先疑黨同伐異之跡遽加譴責則國家危亡之禍雖迫於朝夕誰肯為聖明言之哉以言獲罪多見於危亡之世臣之此言非特為一諫臣而發也聖批又以銓書之被論相繼為教論劾佐郎任兖之時臣亦與焉浮薄喜事之罪臣宗雖免請坐命黜臣之職正臣之罪答曰觀齋之言爾亦學習之經也若追咎壬辰之事則豈獨一趙挺哉人君並容衆出於無私而黨同伐異之漸先動於其臺省今若不為之所必有難爲之禍爭欲無言得乎補外之恭亦已過於優容勿辭退待○以朴楗為獻納吳翊尹訒為正言李景稷為注書張世哲為忠州牧使世哲一陰庭耳別無才行處陞三品[illegible]門客鄭默為醴泉郡守李德泂為應教任兖為直講兖從彼重駁遂授本職銓書之蒐公論選○俞學曾為鏡城判官金徵為濟州判官李必

滐為左承旨朴震元為右承旨柳公亮為左副承旨朴燮
叔為右副承旨

己酉正月初八日辛卯
○行大司憲李尙毅啓曰司諫閔德男掌令李綏祿沈詻執
義尹晧並引嫌而退臺諫以言爲責人臣而得罪公議則據
事直斥者乃其職也唯觀其所論之是非耳趙挺親奉
御札不即傳納而徑往他道則難免慢君之罪具載首倡
再鞫之議搆殺林下之士人心至今痛惋至於任兗持身不
謹見棄清議而驟得美官人皆鄙之臺諫之論劾七數人
不過欲激濁揚清以盡其職耳納汚藏疾固出於人君
之大度而獨立敢言不害爲諍臣之風采言雖過激心
某無他別無所失請司諫閔德男執義尹晧以下並命
出仕答曰依啓沈詻遞差○史臣曰國王欲鎭靜之意可
謂深矣然臺諫以言相繼獲罪則雖危亡之禍迫於朝
夕人皆結舌而苟容可不懼哉○備忘記曰守陵官忠
州往還間以永慕殿入番宗親中秩高一員送于陵
所使之守衛事言于禮曹○司諫閔德男啓曰無故

臣屢忝言地徒言爲之事負國恩辜聖眷而王化方新
萬姓拭目竊效激揚之志以裨清明之治臣之至願也識
見不明妄爲論事致有 聖批之嚴峻降斥其臺臣之風
采輕公論杜言路之漸未必不自臣身始無任悚悶
獨輕臣無論學習相議論列多般輕重之殊而明時嚴
譴不先於無而及於學習臣以獨揔物議謂何人而
敢下私賤降而罪同罰署之識畢竟爲聖明之累臣雖萬
萬無識忍使吾君有過舉而自占其律絶世乎自古言官
同論一事獲罪有二者臣所未聞顧無學習共仕之事
朝廷之罪則於心實安死亦無憾矣負罪至此決無在
職之理請命收回亟賤 答曰啓意知悉矣但遺擬其職
之罪非作於今日而言官亦非始於今日此論之不
出於前明矣勿辭
史臣曰今觀啓辭中妄爲論事無泣追揔等語則其欲爲
免罪必刑之遜辭於可見諫臣之言果如是乎

〇夜五更流星出大角星上入軒轅星下狀如雞尾長四丈許色赤

己酉正月初九日壬辰

傳曰理馬以上善啓養馬以下奴子官奴等令該曹出布

題給[illegible]人 ○寧城君錫胤啓曰臣以穆

陵守衛官承命出往 ... 令茲承命 但爲守衛 ... 則允

退 癸卯前之時未知何以爲之 敢此仰稟 傳曰依啓 陵官

例同參於 癸卯 ○傳曰人君體天臨下 當以春發養宜

排並生之恩 京外獄訟久滯 冤枉可疑者 速爲疏

決仰理 大臣啓曰 賓客之意 言于 ... 付刑曹 各道監司

文下舊論之 ○正言尹訒啓曰 ... 臣以庸愚 ... 常職事

猶不能堪 況言責重任安敢承當 於此時乎 ... 見 ... 來

士論携貳 朝著不靖 分 ... 各立門戶 傾軋之端 恒

由此出 國之不幸矣 自上嗣服之初 恢張大公之道 特

下適用之教 銓曹仰體 聖意 注擬之際 不分彼此 俱收

並蓄 庶見同寅協恭之美 而不幸 ... 君 ... 敢倡全

恩之說 以爲 ... 之計 甚 ... 而義 ... 人 不 ...

九十三

鱗秀者於聖明山林稱遠方外義士亦以攻敗金兒之故公
于識笑而猶作之猶從一日立於朝廷之上次廷臣之執此論
者則甚而君行中不遺餘力搜方圖於笑科舉進退無
甚大關而執此為言致害善類者有之直辭奸統抗拒
才論由目以為麤鄙附會奸黨者有之致空銓雲陰售
已謀則喙民性事以為搆陷之資者有之此無非一種邪論
前出後繼上以眩惑 聖聰下以發亂國是嗚呼亦慘矣
以言其今日則身為都憲參在鞫廳指賊招為修事能
言者以其黨而不論秉筆近侍之臣以討逆為戕刻而
[illegible]論思經幄之班終始不參討逆之論而以其黨之
而不論以坐罪甚疏陸則湖西帥嶺南道窠按以軍律
雖保首領而或居近御或長風憲者以其黨而不論此外
遺君背國者何限而以其黨之故而不論甚矣護黨之弊
一至於此豈不痛心臣非不知直斥此輩以正厥罪而體
聖上包容之量念朝著騷擾之象大曾無一言及此矣今者

李綏祿兪學曾等受人陰嗾隨其頤指以崇儉爲能
事以紋革圍不足責而主張是論者亦實痛焉而至一
體臣義不無此事乎伍請罷職以爲持祿苟容者之戒
答曰勿辭
史臣曰噫吳尹諸人瑕類遷黨論之辭氣憤激有若常人詰發歷數其罪無有寧應如此
相聞者於此豈士大夫之所爲乎
○領議政李元翼上劄曰伏以臣氣力敗盡神精耗衰七八年
已爲癈疾之人久患心病日復增劇種種醜證已悉於前後
章劄甚至於借識人所共知特因上未之深燭每當乞免批
諭嚴峻憂惶罔措不得已生既出無幾又復呈告歲未
周而如是者四隨授輒罷圍一所維遑而狼狽踧踖情亦
蹙矣仍竊伏念君心爲萬化之本君德成就責之經筵
聖學高明雖不待於開講而取人爲善大聖猶於接賢
士大夫以資啓沃通上下之情以立治道者一則爲寧安今
後 聖候自痛衰疲積月彌常深居靜攝境勢固然矣

而群臣言事久不得面承於榻下下情之鬱閼抑有不能自已近觀朝論攜貳聖意為之不樂昨因諫官摘論既往之事復下不黜之命並及薦進之郎一二人之進退本非大段聖明之下有此舉措深恐日後人皆結舌言路杜絕苟且之禍近在朝夕而不得上聞又朝廷朋黨之漸起於三十年之前而近年以來其習益痼不辨人物之賢愚取舍各以其類不問論議之是非可否亦各以其類賢愚相混是非相雜進一人而所進者雖賢如是其黨也退一人而所退者雖愚亦如是非其黨也至於論議可否無不務黜舉一國卿士大夫無一不[illegible]於黨目之中彼此相猜各執嫌疑遇事彷徨莫肯擔當袖手傍觀置國事於度外臣思之至此良可痛惋人君用一代之人當用一代之人寧有盡其為黨而盡驅除之理乎自上有意於俱收並容是誠大公無私與天地同其度者在廷孰不感歎但不問賢愚不辨是非而惟以黨同伐異之說則

亦盡言之甚望諫以為鎮靜之道則無所以鎮靜而終無
鎮靜之期將何以收拾人才共濟國事乎蓋同氣相求
同類之理士大夫亦有以士類自持而士類以士類為黨之
甚所以為明者雖或不免有浮薄之人而士論頗張多在
於士類用於後國務方壯士論則於後國脈長國家盛
使士類士論常為之主而不令彼此隨才收用則其於尊
主庇民或有所稗益而久久則之氣或有保合太和之
期望矣臣賦性褊滯自在先朝所見所論一向如此竊以
黨人詆時流而時流亦以黨人詆臣臣之不得見亮於今
今鄉曲自棄臣謂可臣退歸臣窮以為如可安者是士類
如此疏者是士論伊時伐見予敦以黨論責可臣以是
言之不特時流黨人詆臣抑亦自上亦以黨論責臣也
大臣以黨論而可以立於朝乎臣稍且犯諱且思於去久矣
兼且奉職無狀人言紛起為且不免於制章而被彼有
言臣罪萬死敢進也　以答向者劉僕等如此之言自古國家

安危在此一舉而能靜朝廷真是大臣之責而卿言及此尤
用革焉朝著分朋之弊日甚一日偏其間賢愚邪正卒未能
知之而造言之文亂聽惑人心黨同伐異者亦事出禍之後
不可不斥以杜奸窺之漸予為是懼有此不得已之舉卿
宜勿以寡昧為顧妄而益勉匡直之道劉辭予出自體念

己酉正月初十日癸巳

傳曰自古朋黨之禍未嘗不至於亡人之國故先論甲乙紛紜向倆彼此相軋之習而予所以痛惡者也頃日俞學曾提起既往之死論僭進托公濟私之計予不欲見嫁禍於朝廷故姑使之補外此出於鎭靜之意也非見尹詡遞疏之辭歷數人人性失容過有若常人對立相鬪畢摘其瘢然者非怒非大臣間相讓之道此亦一學曾也若此不已紛無寧之日正言尹詡遞差〇紹大司憲李孚尙毅啓曰無似小臣至愚極陋孤立危蹤一時特蒙上有聖明不棄率士論推獎乃致氣象不佳其來久矣臣生方二十餘年杜門屛跡遠走嘗甘剌口論世自以爲天地間無用一物而遭遇盛際濫蒙至恩而此亦天地辭不得命欲有以調劑鎭靜於其間伏見正言尹詡啓辭有曰兩司一體豈不與此輩爲伍如有甚意思臣爲風憲之長不可一刻仍冒而非因職疾今始來辭罪之後在大請命致以臣

職　咨曰卿為憲長浮靡相戕之習直言痛爭以請於
廷以挽紀綱白辭盡職。挽義尹晴對曰臣言尹訒廷辭
中有兩國一體不無此輩為伍等徒臣既忝本職則甚
敢曰不能臣名而强顏仍冒以請命避臣職咨曰勿辭。
政院啓曰治之昨日備忘記以人君體天臨下當因春發
擡宜推並生之惠為教臣等奉行　聖上好生之德與天
地同其大也然有血氣者孰不感激臣等仍請停今正月乃
三陽之月也於卦為泰者天地交而萬物通之謂也天地
不交則萬物不遂上下不交則其道不通故自昔聖人體
天行政必通上下之情以成至治之功今我聖上嗣位以來
宸衷謙禮　王侯綿和靜諸議積久嚴延訪大小臣
僚一不得仰體清光者已經年矣　聖學高明雖不待
於諮論而人心易狃於燕安戒懈如治於政候況今時事
多艱邊虞孔棘籌畫料理之策不一其端天門深邃下吾
接無路上下阻隔群情鬱抑此豈非治世之一大累也今

者春陽漸熙日晷少漸長伏望上調和之候亦異於暑寒伏
於靜攝之暇時引臣僚討論典墳詢訪治道使天地交
泰之象而道上下阻隔之情則其於聖學益聖治益臣之分
豈無一毫補益之效乎臣等俱以至忱奏告迎塞仍願
體天之數敦進觸類之說以副懼遲之至 傳曰碧辭具
悉其見其意但是寒尚嚴詳期已迫和暖以事益優
進之間適則氣力難及近諳之事則當留體念焉
史臣曰上臨御以來一不視事而因玉堂之文章獻創非
止一再而上以調攝為教經年調攝之間豈無一日可療
之日乎作之堂陛崖隔上下之情鬱而不通將無以
為國也
傳曰降奏使押物通事張世宅 加定押物通事奏之
甲先韓使加定 押物通事金生覺等 而輕重本衙門
高品付祿其餘兩行員役依前傳教各賜吏馬一匹
其中之議 賞者 毋得置受

己酉正月十一日甲午

持平韓纘男啓曰頃日大司憲臣李尚毅更又置同僚之際臣適以賤疾不得同參即欲引嫌而處其情狀而停之昨日大司憲臣李尚毅執義臣尹暁等俱以正言尹訒啓辭有不安爲任之說而避之臣又以賤疾未及并避蓋以尹訒啓辭中文勢觀之則似指李徵緩俞學曾等爲傾軋而發也我同僚皆已避之臣不可偃然因循不可獨爲仍冒請命遞臣職 答曰勿辭 ○傳曰沈詻尹訒并補外 ○以李爾瞻爲同副承旨柳夢寅爲司諫金蓋國爲輔德金止男尹鋕爲掌令任兗爲持平金致遠李愼爲正言吳翊爲副修撰洪霙爲校理沈詻爲銀溪察訪尹訒爲礪山郡守

丙申

正言李愼啓曰平安慶尚等兩道救荒之策誠爲今日
急務如頃頒爲講究措置於豐沃之州飢饉之民庶可生
活之望而况西方一路詔使將臨瘡痍之擧尤可緊急
御史差出已久尚未發行使蒙改重事漸至遷延極
爲可慮請兩道御史一二日内急速發遣鐵山郡守朴
樟當此國也之時公行率娼貽弊多端使西路積完
之郡日就蕭散請命罷職不叙其代十分擇差工曹
正郎鄭弘佐於物之庸文筆甚拙不合記事之任龜春
請命遞差答曰依啓以持平韓纘男啓曰嶺
南關西失稔尤甚別遣御史以賑飢荒意甚盛也第
以御史之行非但爲慰傳之契救荒雜物收徵於窮餓
之民名雖救飢實是病民其無益有害莫此爲甚請
勿遣御史令兩道監司接棄賑救等事着實舉行
於後或遣嘗行以察能否且嶺南田税作木上納補

御

國用團出於不得已之舉而一斛之價多至五疋中於市
直大相不同換貿之際其直倍蓰尚此賑救之日不可
重貽民怨請令該曹參商改定以除窮民一分之弊達言
金光得以渾流慶人押去通事及至使一行到廣寧
猝病後汲而來故事付回風仰招因請令該司推問
依律定罪一行官役無緣從後而不爲說啓以封疆之
官無公文之人任其去來甚不職甚矣請令至使及義州
府尹並命推考 答曰依啓 以禮曹啓曰中祥日慈殿
以下諸王子夫人諸翁主中祥日別無易服節次而初
遇是喪亦不可無哭臨之節依下玄宮時望哭之儀練
祭正時慈殿以下於時會哭盡哀而止則似合情禮
臨時磨鍊儀注何如 傳曰知道 儀注磨鍊入
啓

己酉正月十四日丁巳

以李德泂為同副承旨 尹國馨為知事 宋諄為吏曹參判 李尚毅為大司憲 崔有源為刑曹參議 南以恭為大司諫 鄭光績為副摠管 黃愼（清苦正直士友取重當島夷猖獗之日奉使日本忘身抗節鄰邦竊為之歎賊酋誠憚之門人）為工曹判書 趙挺為刑曹參判（被論未久又授本職銓曹之不有公論極矣） 柳慶宗為兼弼善 閔馨男為弼善 朴曾賢為吏曹佐郎 吳靖為副修撰

己酉正月十五日戊戌
傳曰小祥日慈殿以下望哭禮儀注書啓事傳敎矣但慈
殿近欲親祭于永慕殿 小祥日自上行祭後慈殿親
行祭禮而祭畢後予隨慈殿還宮如何但慈殿行
幸時內殿及 先朝後宮一時陪行自上若爲仍
留齋殿則地勢甚狹似難容接將何以爲之亦于此間
曲折詳細議定事言于禮曹 備邊司啓曰南邊賊
情有無間諜報鎭江衙門今月乃是次第依前例令
承文院擧行爲當敢啓 傳曰允

己酉正月十六日 己亥

司諫院啓曰 執法之(?)羅州居前判官金佐成 律身汚穢 [illegible]

以臺諫不言 點物議(?) 說不可之 臣等(?)前後冒忝言責者

屢矣 苟係律當之舉 在一所當論 則適以所有朝家

多事 未遑及此 且有[illegible]三年內 輕以為難之數 故

有懷未遑 至于今日者 其無歉 有待而發 此就地在遠地

致有人言 何敢仍冒 請遞臣職(?) 答曰勿辭 ○迎接

都監啓曰 今此天使二員 分作兩起 相繼出來云 遠

接使等 今將離次發行矣 至於各處迎慰使則 政院

例為差出 每一處二員差遣 乎(?)一處一員迎慰 兩行[illegible]

西方一路 猶為凋瘵 使臣往還之撥夫 亦不[illegible] 請令

當該(?)下 傳曰允 ○司憲府啓曰 臣等伏見 前判官

金佐成 號稱以鄉介清修 律己[illegible]事 詆(?)於其閭 不言

云失(?) 臣等俱以為此 待罪言地 曾無一言點破 人

識不可仍冒 請命遞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 ○正言金

致遠致曰臣任之州審官全依此伸冤得中以其豐閏
而之之爲之夫伸冤之舉因爲甚矣臣於己丑冤死之後
常有痛恨焉之爲陳達者久矣鄭介清等至冤極痛
之狀而州後伸冤之請縣已盡之而不敢更爲條陳而啓天
聽伸之無期悠悠九泉罔維其已寧甘歸來安
有若是窮天極地之痛哉是非雖晦於一時而公論必
明於後世後世不明則天理滅矣人道熄矣今茲之
之死軍國皆曰至冤則公論之已明矣頃者州郡事雖
陰從上疏也殿下亦以爲之之教則聖明亦已洞燭矣
第以三年之輕猶爲雖爲教此書之所未盡也夫三年
之久改之所當改而不以未改者也豈得比天地間至冤
極痛當伸伸冤者哉今介清等之冤一年不伸則一年
之倫紀熄矣二年不伸則二年之倫紀熄矣臣將忝
言地方於然違適回科舉之事旋即見遞伸冤之舉
一日爲急而甚之未即後題之矣其今雖遷今又被人誣

你一不可憐我們罷請命留眼你丟錢

己酉正月十七日庚子

迎接都監啓曰遠接使吾學付院君柳根不久當爲出發
行從史相接之際不得用副院君職銜依李好閔例令
吏曹假銜何如傳曰允 傳曰冬至章係于今謂則固
當爲久稱而進來自己亥以後章奏撰拱之類則例皆
徑當入啓請院令改詳察入之啓 謹考啓曰傳教云云
懿敬殿親祭于永慕殿此在情之發一所不容已至於練
祭日則懿敬殿以下已有易使之節累日仍留齋殿非但於
禮未安臣等諒審齋殿形勢只有養和堂與思誠閣
而已自餘廊舍不合御所三殿舉動決非難容懿慈
殿中殿若於迎日親行別祭于永慕殿即日還宮而
祥日則依前例傳教之意時御所行禮祥祭以爲宜當
敢啓 傳曰知道懿慈殿親祭吉日以今月晦前開月朔立
前廣擇以啓

百十五

己酉六月十八日辛丑

傳曰英懿殿內殿親祭時侍衛內人以上出宮與色到記

廟殿祭次節次及使色詳定且行祭儀注舉動請事爲

磨鍊 英懿殿內殿祭文依進香時例各件製進事

禮曹○迎接都監啓曰 傳教云云 議于三公則領相謂

以爲此雖一般之行而特來有之後之差員迎慰使一員

兼行爲當 左相以爲一人兼行爲當 右相以爲兩相相意

而不遠差迎慰差送一員可以兼行無妨云大臣之

議如此各差迎慰使及都司迎慰使一體差行何如

傳曰允○傳曰近觀邦報則賊之猖獗一日甚於一日備禦

之計不可誤緩而南北兵使所請發派軍士及火藥等

物亦爲錢送許多兵發援之策亦宜預先講

定以待此意言于備邊司○傳曰喬桐府使兼將根納交

遼且抱守軍士亦令習放鳥銃俾爲長立鮮危之患於之

事如更爲舉行事言于兵書○回諭使所啓曰三陵對奉全

文祿於事然後出役聽訟唯下吏是從賄賂多端民怨
日滋請命罷職推考云經非人傷敗已甚其代各別擇遣
龍岡縣令崔東望爲人庸濫到任之後專事掊克積
失人心邑境幾至空虛之區日就流散如此之人不可
一日在官請命罷職推考禮賓監韓繼咸前爲邊將頗
有貪饕之狀字牧之任決不可付請此等請命遞差
啓令曰并依○遠接使柳根回啓使臣已到平壤
命既久所當即日就道而一路無定之各官齊到各站於
後方有所分付事窮而去當以今月二十四日起程自
前從史翰林從事二員山東則從事官三員帶去
太監行人出來則從事官二員帶去例也今叶行人一
員出來而日以請從事官三員內二員帶去製述三員
內二員帶去啓以傳曰知道○政院啓曰自前義州迎慰
使則以有文華之人差遣者慮其遠接使臨時或
有病故迎慰使可以代行遠接使之任也今番義州迎慰

使吾儕恰陳翁之辭去家許遠甚代可合之人來院未
能詳知問于大臣及大提學善送何如傳曰予意亦
以鄭協辦善送似當以此問于大臣及遠接使

己酉正月十九日 壬寅

傳曰寡昧嗣服之初 詔使如為出來而適値西路飢荒民生困瘁于接待之節將何以為計乎言念及此但待人之道如極其誠[illegible]然後可得歡心而致無憾一路館舍供億禁雜人善為措置之事更加盡心檢察至於入京行禮節目一從五禮儀接對之例善辭開諭俾勿生怒且我國之習道路間男女混雜亦駭華人之見嚴禁使不得出入事申飭沿路各官此外凡干事機並宜留心無違誤之意言于兩西遠接使一體為之 迎接以遠接使宣慰堂上當此諸處事請丁酉兩年 詔使龍骨大卿之來也遠接使獲世讓在義州以宣慰使以安州迎慰使鄭士龍代之為於 先生朝辛卯 詔使顧天俊之來也遠接使李廷龜在義州以洪瑞鳳以安州迎慰使李好閔代之令春以鄭曄代爲此等迎慰使並以文華為重也無億始接送之意如以中樞職稱相當國體有望又無故也今若

以鄭協代吳億給則臣未知安州巡檢使以何人差遣乎
當初政院未敢以中欽差者以中欽爲謝昱副
使故也謝昱使事體極重而正使既以正一品差下至於
副使雖差以中欽亦無識用文翰之地安州巡檢使豈
謝昱副使輕重自不敢擅擬唯在聖裁傳曰謝
昱副使以從人改差安州巡檢使以中欽差遣院
啓此又遠接使所辭今此詔使之來欲以本道及前定
官協同給力以供前後之行其意豈不以力弱則
殘力嶺營給令則事勢如此云云也第有所不能者自前
支供之事通同列邑預爲之派定某官則當供上使某
官則當供副使各具吏民人量爲限盡力措置未嘗
有生事不及之患矣今若不給前後同日聯同支供爲非
殘之家異殘力至相推諉至於鋪陳器具支應雜物一
經亂貧殘雖收雜以兩使之供盡入於一使而猶且不
足其殘力將至於終爲難給重貽民困而後使之行相距未

遠則輳合之際又患窘迫其弊可勝言哉是所使群過
而留待継來之行則舉一道人物長在於待候之地裹
時民力無益不為一億也況我國人心茫慢既非自盡力於前則
玩狃於後者猶為所無於是若繼此等之事務雖有力而未
無如之前者乎參之事務不若自之前親臨行以令同徵之

禮曹啓曰設科取人其意有在文武固不
可偏廢只設武科事上裁何如啓依前設近規只設武科
司諫院啓曰嶺南一道物衆地大素稱難治爲非熟諳
老手未易出場之新監司李如榮雖或手筆年少未經
事劇烈之任恐非所長於以本道方值飢荒之使又到接
濟酬應之策決不可堪請命遞差 答曰依啓○吏曹
啓曰傳教云云公州近慰使事問于大臣則領相左相右
相皆以爲依柳根之辭施行無妨云何以爲之敢啓
傳曰謝恩副使以他人差送而申欽差公州近慰使

己酉正月二十一日甲辰
守陵官書啓 陵上莎風石等坼裂事入啓 傳曰山陵
畢役未過一年而陵上傾頹之變如此甚多極爲未安
悚悚奉審修理事言于禮曹○左相啓曰臣伏想陵
上莎風石等坼裂臣以摠護使之臣不能董率勤整致
有此變請安身罔敢先伏碪鑕以勸其餘答曰此豈卿
所知之事宜勿待罪○司憲府啓曰英山縣令李弘載
發身鄙賤居官汎濫專事剝割民怨日滋請命罷職
成川府使李蓂千爲人無狀到官貪饕所莅諸邑無
不謹於及受本府益肆徵斂使西關巨邑日就空虛
如此之人不可一日在官請命罷職不敘其代以有名望之
文官各別擇差如三日內發送長城府監李浦性本
貪縱政委下吏民受其弊請命罷職依○阜居黃千浩阜
居朴鳳鸞等投入逆賊家或謀殺本主或恣行兇惡
本府回鳳仲依舊例移文兩邑極密捕捉而本府監

司張曉不知該司承來意覩多費辭說兵今承之對聽
其裁決其不識事體輕蔑臺官甚矣請命推考
答曰允依啓○備邊司啓曰老臣忍而職於以備邊好進兵之
名交相推諉構禍之端已有甚於江邊防備則如年以
來修城練兵儲糧添戍其於陰雨之備雖未嘗少懈而
本道一邊大山一邊大海只通一條路兵無招募之路糧
無措辦之地仰資他道之力以此年年調運於內地內地已
有不可堪之形而邊上未見有不可持之形此最可慮
也北道添防砲手及火藥等物則已爲下送近道新
出身亦於二三月之交解送到防矣第念陸加退設屯之
說若爲不然則陸退修近部落爲老故不驅移之患
其地糧穀無所資而彼人又無千里饋運之理必且作
耕穫我以爲因糧之計如此則會寧穩城三鎮境內勢必
將閉城自守寧慶農作而列鎮兵民閑口望哺於官矣
目今公私無宿儲一年失稔則江邊一帶有無敵自

漢之交兩路多潰兵馬到處沿灘應速護農民而後可為
善後之圖也灘在此添調兵馬及期入送而未妥設中糧
儲足以支給與否將此事意馬上行文于監營使之
任退遂設法之切需否出來添兵數若剿則可以保護江
灘而添添之兵糧可支過時否十分周致密速馳赴
設法置為宜南道添兵則曾令本道巡察使各為設
此後實之兵力以北道入防之軍抽出派送事了為行移
矣三甲若寒三月望間冰雪融消時無警報而未通
糧儲令之轉運亦雖如有緊急事息則端川以南
砲射可以分守而兵至千名則必無數月之糧且山嶺峻危
險馬兵無所用必先行移該閭于監營使待其馳啓
形勢地力移設後量宜添防為宜但待南北壯丁設分派閭兵
認為起送則其或未及於防緊之時令兵曹精抄京營
黃海江原忠清等道營之精手精兵一千名預為知委待來
待至清道論抄送亦宜大茶先忽兩賊兵馬盛強雄行

諸部欲其用兵之際性勿來以擄掠為事南土之兵雖稍
為調遣待變而勢未及赴援且今閭巷之間人心易搖
今若遣將調兵欲為行留鎮守之計則中外多擾必
將拋棄耕農之具皆懷避入海島之意事涉未安姑
為留意料理近道軍馬稍優可以練兵之地擇遣武弁
守令專意揀練如遇緩急則某將領某邑兵留防信
地某將領某邑兵馳赴生變之處前期如是分派庶幾臨
急可免顛倒踉蹌之弊此等曲折縷悉措當庶無未
盡之事惶恐敢啓　答曰允不須縷悉從速措畫可也

己酉正月二十二日乙巳

李輅徐渻啓曰伏見守陵官朴東亮狀啓陵上雜風石等物殘破傾側之變甚多驚惶罔措無地自容伏藁私室未敢即爲待罪俟命一日尚稽刑章尤增戰慄隕越之至亟下司敗以正鈇鉞之誅 答曰勿待罪 以金尚憲爲檢詳 朴汝樑爲文學 辛慶晉爲慶尚監司特陞嘉善

己酉四月二十三日

丙子

因禮院啓曰，臣等伏見 禧陵奉審書啓，則後階隣陵上
莎風石階石破碎拆裂，東西北隅殆無完處，且頭面石以致
其石北向爲動退傾側，丁字閣西偏處非止一二所，鋪甎甓壞，
北向傾頹，山陵之役，是何等大事，而各邑監董之官不爲
盡心致力，曾未一年，致有如此可怪可愕之變，其在國典，
莫不驚駭，不可不從重治罪，請其時董上之陵都廳及
當該郎廳及監役官等，并命拿鞫定罪，以警部之官。
亦有以監作弊之事，城上一所捉其該吏，欲問其由則牟不
奉閣，故陰以爲坊民隱瘞，光自後如一箇通同，請部之官
出，因交會以爲動撓之計，且割請其該官，
而係其不甚，論甚矣，請令就囚寒
啓曰，臣等伏見 禧陵奉審書啓，則莎風石以致
等多有拆裂動退處，丁字閣西偏處非一，月臺甎甓亦
多破碎，山陵之役，何等事，而曾未一年，致令如此，甚不

職甚矣請將從前派郝碩及石物據碑監督官并
命拿鞫七年丁亥間重書後即修理該管官員亦
命拿交以罪○傳旨訓飭大臣奉審圖形及書啟陵上
致殿宇等物動退缺碎更甚多所見將為未安比當初
監董法並有所不察之事而於守護金山陵事竟總
過半年而石物頹缺一至於此不但其所之變遂終
大禮并不可謂無憾於予心不能不驚惶憂懼修理之役
當時十分詳盡監董之官及搭置之事預先整飭待地
脈解凍後方為始役則幾可冀文盡為修葺渾無毫
未有之患但石役將致官員及瓦瓏毀壞之官均應
罪郎碩監役官員首逆人等命拿辦○今著海寧道郝
事全經男踈回看詳保奏毋負國之誠當與宥稍爾等之

己酉六月二十四日 丁未

禮曹啓曰穆陵〻上石物修改待解凍爲之事旣已入啓允下解凍之期不遠今當擇吉擧行矣第念陵上石物改排事體重大非若土役修改之比令別設都監專意董役都監官員令吏曹急速差出使之察行何如 啓 依啓

○兩司連啓 穆陵監董堂上罷職郞廳拿鞫定罪事 答曰提調已爲推考不允 郞廳罷職

○傳曰新設白翎島土沃閑曠民必湊集而島田只許新入之民隨所開墾使計立案勿得豪民侵奪爲冒占仍令新入之民一依山城例存恤所墾之田限三年勿稅限十年家戶田結烟役勿侵且島內鹽場甲於一道而居民畏海賊不敢妄入煮鹽今則設鎭必當爭相聞入結網捕魚必多煮鹽爲之紛紜今宜只令新入之民結網煮鹽求鎭收其地稅以爲本鎭軍粮如令衙門差人結網煮鹽等事切勿許入

己酉正月二十五日 戊申

禮曹啓曰 大行大王謚號中有聖敬而 皇朝賜謚亦曰昭敬 敬字重疊 我國徽稱似當有更改之事 第念所謂賜謚除非使臣之所見而 皇朝法勅時未來頒 今維謹依練日則依禮文依前例舉行 敬字仍用無妨 否曰則姑待使臣之來 以為更稟裁施行何如 傳曰允

又啓曰 遠啓請罷山陵提調都廳等之罪 以答曰 君父送終之禮是何等大事 都監堂上但以重事受命務撿 寧有不盡心之理乎 此無他色官工匠輩不謹之罪耳 但山陵事體至嚴至重而不幸有如此之變 公議亦不可不從 故依啓 都廳亦為罷職 不須至於拿鞫 又徐渻李輅尹暾以山陵提調罷

又備邊司啓曰 如道近緣之事今方舉行矣 至於選將調兵 則我國軍政本異古制 而近來尤甚解弛 所謂東伍軍皆是其名而已 日有急儆 脫有緩急 將無以收拾 且無領率之將 徵發無統

擇爲寔之以頃日平壤經歷游擊備禦等送操鍊之事
甚合機宜若能善爲規畫一着實遵行則調兵養將
之策無過於此而議者多以爲我國本不知兵農善送
將官於參變圖騁操鍊如中國之規則民將被侵
於本官及將官職未至而邦本先搖云此亦不可不爲
之慮試令平壤通議未同處諸事目參量其便否啓
稟裁處置爲當敢啓　傳曰允

己酉正月二十六日 乙巳

兩司建啓山陵都廳拿鞫事不允〇以尹淳爲判義禁府事鄭協爲知義禁府事金盖國爲典翰李廷[illegible]輔應南以恭爲吏曹參議朴師章爲大司諫閔應男爲輔德以朴循武科壯元朴熙遷爲引儀

乙酉正月二十七日戊戌
答左相箚曰省箚具悉卿至懇但倭船之突來未知變
故何以而事體重大不得不論罪該官身於卿別無
可安之事須勿待罪○傳曰邊將爲海賊所殺國家之辱
大矣別爲規畫措勤事言于備邊司○禮曹啓曰天使
出來時遠接使所行從事郎參考前例事目磨鍊請
遠接使迎命以朝服乙爲啓下而今此遠接使之言則以爲
遠接使迎對使則當用時服監司守令當用朝服云
如有所見以此改付標何如傳曰允○政院啓曰天使時拜
帖及禮單帖當以紅紙付紅籤行用而前日接待差官
時以自上方在憂服之中用白帖付青籤今此天使時
亦當依此用之而天使不無以白帖爲未安之意各處迎對
使下去時禮單物膳帖則用紅紙拜帖則紅白帖俱爲齎
去使之臨時觀勢用之何如傳曰允○兩司連啓請罷山
陵都監郞廳不允

伹 辛亥

己酉正月二十八日

弘文館啓曰，傳教內，竊考經國大典禮典獎勸條，弘文
館官員每月三次命題製述，月季試，歲抄通考五次
一等居首者加階，窮者陞職云，蓋指命之月課製述
而言也，續典云每月三次製述，而自年時春夏秋冬每三朔
各出九題，是則每月三次命題之意也，春等居首者則正三
次居首也，夏秋冬亦依續典如此，敢啓，傳曰，此啓辭有未
能解見處矣，科次學士姑留，改院過續啓後詳考
先朝舊格規例，以禮曹啓目，大行大王虞主依例題主，姑待
賜祭後，更以擧行事，前已入啓允下矣，更爲商量，則賜祭之
主時，以墨字書之，又以光漆字模其墨畫，以入木理，又加
光漆，他日改題之時，洗於着漆而難去其墨，如欲盡去
墨畫，於用磨礪之力，雖以見功，而此則決不可爲也，或云
賜諡之命，指日可待，寧其兩字所書，更俟其常命據
書以當，但敎字以改之際，亦不所拘擬，或云木主稱尙

乃是朱子家禮之説雖不可擬論於帝王家行事而亦
無大段謬戾之舉今此練祭姑以粉面題主而改題時洗
滌粉面則有便於墨畫之去無害於不用粉之舊規式之
先以粉字書之模以光澤則視之無異墨畫去之易而無
痕云云之説臣等亦未知合宜與否而練後賜謚改題無前
之可據但此變禮不容不遵權宜臣等淺見惟以擅便之
奉論 入玉稟裁 施行何如[illegible]傳曰允

乙酉正月二十九日壬子

禮曹啓曰傳教之謚于大臣則領相領府事左相右府事清平府院君以爲號字加於七字以爲善緣而亦未知如何伏惟上裁右相以爲號同號字皆無可援決知其不久當改題而如號完七字以爲久遠之規誠所未曉既號完七字之後則雖稱字亦難以洗滌如領議磨勘之力只書號字而不用完七字以墨空其字亦無所害未安臣素昧禮不曉事處國家前所未有之變禮安敢質言有不得不報者哉但該曹啓辭中所謂空其兩字以待賜謚之來云者似得權之意矣聖教之敬字亦未可權宜空之實其歸謚追填耶空兩字空三字何以異也而況此終始不可不改之字乎如此號備例用墨字姑傳完七字之書於一兩月之間無甚害於事亦未知何如伏惟上裁傳曰依右相議口改啓曰纔啓題主事大臣收議以依右相議出下矣臣等竊伏惟念該曹啓辭中空其兩字以待賜謚之來爲以乎彼善於此

而至於聖敬之敬字於我國所當諱避而亦不書填則非
但有冀於改成練主之時續書先考敬字則登文亦空
敬字耶若以磋磨改題為難則前日孝敬殿改題時雖
用光塗亦能洗滌云不用光塗只用墨字則甚於塗磨
恐不至甚難姑依虞主題之後賜謚出來洗滌更題以
為宜也當令禮曹速為更議改之何如答曰已問于大臣
則須更議依右相議施行而聖敬之敬字書之可矣

十二月初九日癸丑晴

王在貞陵洞行宮〇上行練祭後申時還宮〇巳時日暈

兩耳暈上有冠色內赤外青白虹貫日自午時至申時日暈

同月初二日甲寅晴

傳曰 穆陵屛風石等物日漸頹傾脫者監膳官回自 陵所守 陵官更爲奉審而言曰巳午未申等地前日未傾處皆將有連頹之形以此觀之則 陵工之役不但修改而已人君之葬必爲隧道其意可知今將起役於 玄宮之上踐踏杵築震驚 仙寢言念及此五內如割何以則不用杵築而可至於堅緻耶令大臣六曹會同商議各陳其策 ○傳曰 穆陵守侍陵官各加一資參奉忠義衛 進止內官各加一資 窮者代加 永慕殿參奉宗親都辭里長番內官各熟馬一匹 前長番內官朴忠信參奉辭里酒房內官各半熟馬一匹 忠義衛 進止內官各兒馬一匹賜給 陵殿下人等以米布磨鍊題給 又 練祭時祭題主官熟馬一匹賜給 ○正言李溟啓曰 山陵都廳請拿鞫定罪 前啓 咸興判官李贇爲人狂直性本陰兇濟以猾賊平生以上蹈陷人爲能事至於山林碩德之士數羅構捏必欲戕害而後已其悖惡無忌憚甚矣加以

到任之後專以剥割爲事 君父之喪顯有淫縱之事如此之人不可齒在衣冠之列請命削去仕版 李貴曾與鄭仁弘有隙故有是論 答曰並依啓 ○ 持平韓纘男啓曰 山陵都廳請拿鞫答曰依啓

乙酉二月初三日乙卯晴

司諫院正言金敬遠啓曰自上哀毁過禮以致聖候違豫經年調攝久
廢延訪上下阻隔群情之悶鬱當如何哉天變屢警國
事多虞此政君臣朝夕講究圖濟艱難之日也幸今聖
候漸安春日向和請數開經筵引接臣僚諮治道以
答天意惡李弘老罪惡貫盈而不得正其典刑矣其子肇
猶踵厥父之惡常懷怨望之心家舍財產盡爲轉賣潛
結向化及亡賴之徒其凶謀所在有不可測亟使容赤於
近京之地請分置絶島中常加禁察使不得任意出入答曰
依啓經筵則停行 祭禮春寒甚峭當觀日候調理爲
之弘老陰凶貪狠攀附宮禁平生所爲戕害善類爲能事與其妻同
生奇自敵相爲仇敵不特此也龍湾上疏語極不道又以女色交構兩
宮罔罪貫盈固難容貸而至於其子年未滿十五而京居近地則有未
於罰不及嗣之訓不無過哉 ○ 司憲府持平韓鑽易啓曰自上嗣服之後聖
候違豫已經一年尚不開筵大小臣僚一未嘗瞻望天顔上下

之情鬱抑而不通 此實前古所未有之事也 近侍之臣前後陳
請非止一再 而未蒙俞允 臣等竊悶焉 今者陽氣漸和 聖候調
攝比前向平 請開經筵 引接臣僚 以訪治道 答曰 予不幸
遘疾經歲 沉綿未得開筵 勢所致然 力疾強起 纔過 祭
禮 而春寒尚峭 氣力未蘇 當觀日候 調理爲之 久未開筵
實緣疾病之故 謂之不幸可也 如以爲前古所未有之事則
過矣 凡啓辭 若非軍國急事 趁早爲之可也 予重疾未瘳
說話則厭煩 故並及之 勿以爲嫌

己酉二月初四日丙辰晴

禮曹啓曰因迎接都監啓辭拜帖用紅或以爲未安令禮官商議定奪事允下矣 天使前行用 御帖非古也雖用之必用紅帖固未可知也今則自上方在憂服中應行儀節與前日不同用白帖付以青緞以合事宜敢啓傳曰允〇因山修改都監回啓曰臣等當與因極之事千百思量未得可行之策極爲惶悶伏見諸臣獻議大抵皆以用杵堅築爲宜其中尹根壽等以爲勿用杵築以人夫蹈踐臣李準等議以爲甎石之內純用油灰從傍輕擣滿石之上實以黃土役夫在外以圓遵古築之則勝於自初踐踏杵築之爲未安云臣元翼竊伏惟念 陵上築土必須堅緻如石雖剌不入可以永久於萬世矣若只蹴踏必無堅凝之理 陵內用油灰實於滿石則其上黃土不厚必有莎草枯損之患役夫在外面築之則雖可免蹴踏而屏風等石撤舊排新之際勢不得已着足於 陵石而將不得不用杵則去

玄宮雖稍有滲泄，而其為未安，無大段差殊，臣等悚懍之
心，罔有窮已，而事勢如此，不得不依　孝陵舊例，用杵堅築，
只禁喧罵雜聲，恪謹從事，以為宜當。令招沙土匠及石
手等，詳細問詰，則其言亦不過如此。但此係　陵寢莫重
之事，以臣等之見，斷定以難。請以此獻議，問于他大臣何
如？啓。傳曰：他大臣已為獻議，不須更問，卿等參酌以處
可矣。○守陵官朴東亮加正憲，崔有源為同副承旨，李慶全
為刑曹參議，尹義立為廣州牧使，柳希亮為藝文館檢
閱，趙正立為侍講院輔德

己巳閏二月初五日丁巳晴

傳曰頃日引見時承旨柳公亮略言宣惠廳作米之事多有難便不可久行當初予意亦以爲此固難行之事而本廳欲爲民除弊故姑從其言使之試可矣今聞公亮之言予甚瞿然自古有國皆任土作貢其意有在玆者欲革防納刁蹬之弊有此作米之擧無乃近於不澄其源而欲流之淸者乎予見異於是如欲革弊而便民則當先立紀綱申明防納濫徵之禁或有冒禁者繩之以律少不饒貸遵守祖宗憲章不紊不忘恐是得計也宋儒新法其意豈在於病民而終致難救之禍更舊章固不可不愼傳曰此事無弊而有益亦弱春出米以非其時待詔使回還秋來穀賤之時更議爲之未晚此意言于大臣更爲商確以啓

○傳曰自上行禮之禮畢還宮後內擧動爲之事知悉分付

○持平鄭纘岩正李洪啓曰己丑逆獄出於搢紳之間按獄之臣秉特用事一時士類酷被構捏横罹禍網相繼

枉死如〻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清等與其表〻者也其他
無罪而抱冤泉壤者甚多公論鬱悶而莫伸人心久而益
激清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清等蕩滌罪案復其官爵
還其籍沒此外冤枉之人並令廟堂悉加查考一體施行答
曰群情如此公議可知但事係 先朝三年之內斷不可輕
改姑待後日亦未晚也勿爲煩論
史臣曰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清等若謂之同逆則
冤矣雖然潑等與賊相親〻〻之罪固難免矣何者
潑洁與汝立相親如兄如弟互相汲引推與汝立
果達於 榻前則潑洁之於汝立可謂知之至然使
潑洁服其相親之罪則可也而遂以同謀罪及於老
母弱子則冤矣白惟讓之子爲賊兄之壻結爲一家朝
家是非若上擧措無不相通翩〻簡札不絕於數百
里之外至以陰光失寵主昏日甚等語貽書於汝立
則雖不知與賊同事與否而其言之不道甚矣鄭

介清讀書林下可謂善人而通書於汝立曰見道高
明惟尋允一人而已則川但相親其所相許若是其太
過何武殺後果出於賊口終至於遠竄宜矣然罪
之以同謀則不亦冤乎此外曹大中尹起莘等或觀
於简肆或出於賊招皆被罪而死事甚冤矣而
其相親之罪固有之矣凡此數人與賊相親人所共知
招不可掩則罪之以相親可也罪之以同謀則不可也然
則還其籍沒以伸同謀之冤削其官爵以示相親之罪
宜矣而奈何兩司請復其官爵有若全然無罪者
耶其中與賊相親惟讓為最若罪非賊之所親則惟
讓先知其罪矣且以書中之言觀之則其善君不道
之罪決難容貸昔楊惲以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之句
終被顯戮則先儒曰其死宜矣惟讓之罪比之於楊
惲相去遠矣惟讓其可免死乎相臣李恒福當時
問事郎廳寄語人曰潑等固冤矣惟讓真奸人也斯

言得之矣今者兩司徒知仲雷之爲急而不分其輕
重並舉惟讓議請復官則豈不謬哉後之論己
母之獄者皆歸罪於委官鄭澈澈雖好酒言輕又
無容輩然其廉介之節卓卓乎人所難及逆獄之
起　雷霆震疊罹必殞命其間被罪者澈豈盡
構密而捏吾哉澈每三上劄力庇崔永慶李潑等
冤枉之狀又於鞫前極其懇寬則其竭力救解之事
十目所視其可掩乎當時兩劄子今行于世人焉廋哉
如李潑母子之就戮蓋柳成龍爲委官時也成龍
亦知其冤而不能救此豈澈之所知乎至於鄭彥信
與汝立初既通書而以全不相知欺罔　君父竟死
於杖下而澈極力救之此果澈之所構捏乎今之論
澈者未詳其當時事迹而徒欲歸罪於一澈否澈
亦不服其罪矣潑等伸冤雖出於公論而潑等被
罪皆歸於一澈則不可謂公心也且攻澈者無他只緣

以女事為伐異之奇貨也

大兆將犯燹于永樂宮夏蓮隨手將行稿從敝笥之兆

甚云諱終以存于玉石後

己酉二月初六日戊午晴

政院都承旨金尙容 左承旨朴震元 右承旨柳公亮 左副承旨変邏 右副承旨李尙馨 同副承旨崔有源啓曰 大妃殿祔祭永慕殿時 自上將有祇送祇迎之擧 其臺諫交章請停 而以情禮之所不可已爲教 甚爲兩殿盡孝之誠 盡禮之意 溢於辭表 大哉王言 音哉王言 此足以興一國之孝矣 先朝實錄中 延殿擧動時 亦有迎送之節 此實殿下之家法 伏願聖上益篤于誠 克遵其禮 不勝幸甚 臣等忝在近密 喜任臣之感激之至 惶恐敢啓 傳曰 啓意具悉 人之所見各異 臺諫之言亦有豪意 而於予心以爲祇送祇迎之禮 行之似宜 故昨日不從兩司之請矣 予當留念 ○大司憲李尙毅 執義尹暉 持平任章啓曰 臣等俱以無狀 待罪風憲 只知君上動靜 一遵五禮儀而禀 知先朝實錄有祇迎祇送之規 請令有司更議施行矣 今聞物議非之 不可偃然 仍冒請遞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 ○正言金致遠啓曰 昨日臣與同僚請停自上祇迎祇送

之舉而沈見改莎啓辭顯被詆斥何敢自是已見偃然仍冒
請命遽臣所啓曰勿辭 ○ 因山修改都監啓曰臣元翼之
意已盡於昨日啓辭中而今與諸堂上商議臣愚以爲初
意只 陵上莎石撤移則築土處不多故以人夫蹴踏訖役矣
今審盡撤修改非用杵打雖堅築於 玄宮之上不勝悚
慄之至多般思量未得其策故以油灰圓塗之說敢啓
矣今更商量則油灰既有莎草枯損之患圓塗亦無異
於用杵依 孝陵時舊例杵築爲當云臣等之意今無異
同敢稟睿裁傳曰知道事雖出於不得已也其痛悶罔極
之意何可盡諭於本善實嚴禁宜極毋貽 寢驚之患
惟卿等相度形勢好爲而已

己酉二月初七日己未晴

大司諫朴彛敍啓曰臣伏見政院啓辭以臣等請停祗迎祗
送之擧爲非臣之愚意以爲人君事親之禮與家人父子無異
慈殿出還宮時自上於宮中親行問安之禮固爲情禮之允稱
若於外庭鞠躬迎送下同臣僚極有所未安者昔宋仁宗
同劉太后幸慈孝寺太后欲乘輦先行魯宗道曰夫死
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且帝率百官朝
太后於會寧殿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
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一可乎非所以垂法於後世斯二
臣者豈欲使其君簿於奉親之道而然哉人主一動一靜所
係甚重必有古禮之可據然後敢請行之而今者禮官以一
時臆料創開無據之禮此臣之所以區區論執也亦非以欲使
聖上有一毫未盡於誠孝也政院啓辭有 先朝實錄
中慈殿動時亦有迎送節次云臣雖未知其詳而
曾聞 文定王后親幸 弘陵時 明廟出於郊外必

指此而為言抑未知其特亦有鞠躬路左有若今之儀
注者乎此與今之事體自別固不可援以為例也臣之淺薄
欲望上事兩殿以禮而政院之啓如此臣何敢自是己見乎
且言責之官方為論執未蒙僉允而政院不准不尊君以
禮而敢以己意徑先攔阻莫非臣無狀見輕之所致決不可
偃然仍冒臣於昨日適有殘疾不得與同僚偕避臣之
罪尤大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啓意是矣政院之言亦出
於至情兩容何傷勿辭

史臣曰母后拜陵殿元非正禮不為則已為之則自上迎
送合於情禮未知其不可也以常情言之則兩母出入之時
為人子者其不可晏然坐堂明矣人君事親之道與凡
人豈有異同哉況祖宗朝亦有迎送節次人君雖不
可鞠躬路左下同臣僚而自上設帳內庭暫屈於
兩殿出入之時亦何傷於情禮乎政院啓辭亦尊
將順之意而兩司各執己見強為求勝至以攔阻詆

斤等俱引避後行則豈不過哉

弘文館典翰臣金蓋國副應教臣李惺修撰臣崔起南臣柳
潚等伏以正言金致遠大司憲李尚毅執義尹晴掌令尹鋗
持平任章大司諫朴彛叙並引避而退人子奉祀之孝雖
無貴賤之殊而人君事祀之禮與凡人不同必須博謀審
處而為之不可以臆見而言創也 先朝實錄後有郊外
巡近之舉奉莅埃後皆之中露立鞠躬之節而 母后拜
陵元非正祀則亦難執而為例也臺諫之所以或請更議或
請勿為舉行實出於重人君之動靜而恐失非禮之禮也
政院啓辭之言亦在於將順聖上之誠孝豈是攔阻詆
斥輕其臺諫而然哉況疾病之来人所難免俱無可避之
請大司憲李尚毅以下大司諫朴彛叙以下並命出仕 答
曰依啓 ○弘文館典翰金蓋國等[redacted]伏以己丑年間
國運不幸逆賊之變起於搢紳之間奸兇當國乘時搆
陷延及無辜玉石俱焚如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清

等尤其冤死中表表者也至於淡吉之光世弱子亦皆斷首
駢戮其他抱冤泉壤者何限此誠千古之至冤極痛公議
之發不待後世而可見者也曾在 先朝大臣筵議草野交
章而 先王洞燭其非罪同時被禍之人如崔永慶鄭彦
信皆已追爵復官則 先王之志鑿可見矣而淡等伸
冤之事但未及擧行耳今者臺諫將一國公共之論請霈
昭雪之典一經批優容許以公議而特以事係 先朝姑待
後日爲教臣等亦知聖意之所在也第伸理之擧一日爲急
一日不伸則一日之公議不行一年不伸則一年之公議不行此臺
諫之所以一日爲急者也伏願聖上畢追 先王之志俯察羣
下之情勿復留難快從公論答曰 先朝已定之事以難輕
議於三年之內茲未從之

己酉二月初八日庚申 晴

同諸伏遠悲 請伸

平市署令金敎張來 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清等請伸寃

山陵都監堂上以下賞格請改正 臣等請停自上祗迎詔使

之禮未蒙俞允而政院欲以已着經先擱阻識前古所未有

之事也此漸一開後弊難防輕蔑臺諫擁蔽聰明之主

未必不由於今日請色承旨遞差同參承旨並命推考業

海賊興行出沒兩湖之間恣行劉略戕害邊將國家之辱

爲如何哉爲邊帥者少緩不能申飭列鎭嚴加警備使盜

賊不得橫行而公私船隻連續被奪漁採人民在在被掠

至於邊將殞身而終不能救其辱國之罪大矣且沃溝萬

頃兩邑坐視邊將之被殺而無意出救論以軍律斷不容貸

大槩此賊非外國之寇必是我國無賴之徒潛結作黨隱

於諸島中欲爲乘時竊發之計若不及時勦捕恐有

滋蔓難圖之患矣請忠淸水使李沇全羅水使安衛沃

溝縣監宜從龍萬頃縣令崔誠並命拿鞫兩湖水使各

别擇當道與京畿水使東西相應一同下海刻期搜捕以絶
後患答曰依啓仰究事之論休煩可矣政院啓意出
於至情不須別之勿為論執水使守令等姑為推考以責
後效

己酉二月初九日辛酉晴

幼學趙慶起上疏請罷 山陵摠護使以下諸官 啓曰者

疏具悉良用瞿然

己酉二月初十日壬戌晴

右沙玫沈喜壽三度呈辭答曰省卿辭章良用缺然目今
國事之艱虞有甚於曩日 詔使將臨 山陵有役遍
特多悞自強無策上下遑遑固知依濟此豈大臣辭退處
休之秋耶右相不仕而卿告累至予用驚心無以為懷此時
忘身盡瘁惟領相一人而已揆諸事體寧無未安於予寡
昧倚毗三公不啻若股肱心腹而卿等更相引入視國家
如秦瘠此雖由寡昧雖無有為其何忍負 先王之恩
遇乎後有陰陽之冦自致神明之佑卿宜調理出仕以副
予望○洪汝諄死於謫所 汝諄陰邪貪猾包藏禍心平生
以攀援曲逕戕害士類為能事加以貪縱無忌大起第宅至於閭閻
奇花異木無不搜集人之畏之不啻若鐵兕夜叉不特此也李弘老執彎
之蹤無之因謀及至庚子年間潛通宮禁做出不測之語以為交構兩宮之計
其間兇悖有不可盡言者 嗟自古人臣為人之國者多矣而能保厥終者無
幾則福善禍淫之說果不虛矣可不戒哉

祀

己酉二月十一日癸亥晴

持平任輔臣正言金鎧遞遠致遠寃官閣布塞啓連啓伸雪己卯

獄事答曰不可輕議之意已諭不允○司憲府啓曰 慈殿親

祭之舉雖出於至情而考諸典禮無所可據至於行祀之際

亦多苟且難便之節不可援以 先朝舊事而引以為例請

親祭一事令禮官更議停止答曰 慈殿親祭亦有前

例 慈殿以未行此禮之故傷痛不已難可停止

史臣曰 母后之舉措必合於禮然後可為百代之矜式

而況祀者大事苟行非禮豈以非禮之舉行莫大之

事乎情雖至矣如不祭也

司憲府啓曰政院居喉舌之地甚於臺諫方論之事經先措塞使

不得盡言輕蔑言官莫甚於此此路一開後弊難防請色

承旨遞差同參承旨並命推考答曰政院之啓辭觀過

知仁豈宜深非勿論可矣又啓曰副護軍李覺本以麤鄙之人加

有貪悖之行得罪於公論久矣不可濫在衣冠之列以貽淸

朝之恥請命削去仕版答曰罷職又啓曰罪人李弘老之
子瀋結無賴之徒兇謀叵測諫院啓請分配諸島其
言有在而及見義禁府公事則承元承亨等定配於
一道不遠之地承業則又以年未滿而不爲處置使兩
種仍留於近京之地物情駭憤請義禁府堂上郎
廳推考請承元承亨承業等並命分配各道絶島
答曰禁府堂上郎廳不須並推考李承業年未
滿姑勿定配何妨又啓曰行司果李伯涵前爲喬桐
別將時不念朝廷發遣之意放生謀免之計托以私
故偃然呈訴於兵曹徑遞渫其厭憚從容之罪
矣請命罷職喬桐縣監許遜武爲人庸劣政委下
吏民受其弊闔境愁咨如此之人不可在官請命罷
職其代以勤幹之人各別擇遣懷仁正姿男以王室至
親國恤之初娶妻母未葬之女以爲子婦備儀行禮極
情痛駭請命依律治罪答曰依啓〇正言金致遠

大司諫朴獻察司諫朴權正言李濵啓曰 慈殿親祭 永慕殿雖
出於至情固非禮之經文且諸執事不備是不成祭也昔
宋太后欲親祭太廟薛奎力諫不聽綱目書曰太后有
于太廟蓋譏之也 明廟之喪 仁順王后欲親祭而相臣
李浚慶之言不行考諸注牒參以我 朝故事其不可
行明矣請停 慈殿親祭之擧答曰 慈殿親祭亦有前
例而 慈殿以爲行此禮之故傷痛不已難可停行又啓曰言
官論事未蒙俞允而政院徑先擱阻識前古所未有之事
也此漸一開後弊難防輕蔑臺官擁蔽聰明之患未
必不由於今日請色承旨 遞差因察承旨並命推考答
曰政院之啓觀過知仁豈宜深非勿論可矣又啓曰海賊
日滋盜行剽掠爲邊帥者旣不能申飭列鎭使盜賊
不得橫行公私船隻近在在被奪漁採人民相繼殺掠
至於邊將殞命而終不能救其失律辱國之罪大矣
須在 先朝鹿島萬戶李大源遇賊戰死水使沈思

事 亦以

以不救坐誅軍律之嚴盖可想矣況今邊鄙多從身軍法
解弛此而不治將無以爲國萬頃縣令崔誠以搜討
退在其家邊將敗沒而閉閤知諭以軍律斷不容貸請拿羅
右水使安衛忠清水使李沆萬頃縣令崔誠並命拿
鞫兩湖水使各別擇遣忠清水使東西相應一同下
海刻期捕討以絶後患答曰水使等姑爲推考策應守
令則備邊司已爲分輕重科罪不可畧施重罰○弘文
館上劄請停　慈殿祔祭答曰省劄足見愛禮之意良用
嘉焉　慈殿祔祭小但有　祖宗朝舊例　慈殿以未行此
禮之故傷痛久矣不可不奉行○以李尚毅爲吏曹判書鄭
賜爲大司憲洪履祥爲禮曹參判鄭協爲副提學閔德
男爲司諫李忠養爲掌令鄭廣成爲持平李稶爲弼
善柳潚爲副校理○傳曰鄭昌衍貸戚除授招遠東中故陞授政

乙酉二月十二日甲子晴

弘文館連劄請停 竝啓批答曰予意已諭 ○持平任章

啓曰臣伏見 竝啓舉動不可請停特刻磨鍊以啓事傳

教臣等初欲停啓而未停之前即是方論之日也自上拆而

行之政院之所稟玉堂之劄論無非重公論而貴也臣等推

考狀恐非聖上待臺諫之道也何故偃然仍冒爭請命

遞斥臣賤正言李淇啓曰臣等以 竝啓批答請停之重

啓將停啓而未停之前自上特令特刻磨鍊臣等賤在

言責不能爲有無請命遞斥臣賤答曰 竝啓以不得批

答之故傷痛不已並用特刻磨鍊豈有他意予勿辭大

司諫朴敷叙正言金致遠啓曰臣等之職務無狀待罪言地

非不知 竝啓批答出於至情而揆諸禮文有所未安故敢請

停止非徒未家允兪至於政院所稟而自上特命特刻磨

鍊是臣等不能爲有無於其間朝家待臺臣之體貌至臣

等而隳墜落盡矣何敢偃然仍冒爭請命遞斥臣等之

百七十七

職執事尹喆啓曰伏見　慈殿下勤時刻磨鍊之教不可闕
冒與同僚之異請命遞任職答曰勿辭○持平任埠啓
言金致遠連啓請伸雪李潑等答曰予意已諭休煩可矣
○持平任埠啓曰李㙫見削去仕版李承業宜配禁府堂上
郞廳推考長水縣監奇蘭為人無狀加以貪鄙前為平市
直長時凡差役之事使平市民分別聞者莫不唾罵今授本
職專事剝割托以天使時雜物濫徵民間公肆馱輸於其
家如此之人不可在官請命罷職我國用人不廣文武之外蔭
才入仕非此途則必以取才擬差雖有才學表著者銓曹
薦用無路抱才者屈而不售庸雜先登仕路之混濁無由於
此外顯有才學之人不拘常規為先擢用令吏曹擇取傳
施行慶州為府物衆地大素稱難治府尹吳澋年既衰耗怠
棄官事專不坐衙民受其弊請命罷職其代以有聲望
人各別擇遣答曰李㙫見既罷其職不須至於削版禁府堂
上郞廳李承業事已諭不允他餘事依啓○正言金致遠

丞請西湖水使等及萬頃縣令拿鞫答曰依丞水使等之

諭不允

慶

己酉二月十三日乙丑晴

卯時 益殿以親祭詣 永慕殿中殿陪行 先王後宮亦
從其後 益殿出宮時 上御差備門外幕次 益輦過
行 上出幕次鞠躬祗迎後還入大內中殿追行○隨駕左
副承旨黃暹右副承旨李埔騎注書許寀檢閱柳希亮
兵曹都摠府五衛將宣傳官各司堂上郞廳各一員 益
殿詣 永慕殿 上遣同副承旨崔有源問安王世子遣文學
朴汝樑問安又遣 益殿文學李好信問安中殿 益殿入殿內行
祭後以過傷痛症候甚不寧○持平任章啓請李激等律
竟允答曰已諭休煩○持平任章正言李溟啓請李覺免削
去仕啓李承業並命定配 禁府堂上郞廳推考答曰依啓
禁府郞廳何至於推考乎年未滿況不須定配並不允
○正言李溟啓曰兩湖水使令鞫其代擇遣(令三道水使
一同杖推答曰不允三道水使一同杖付事依啓○司書啓
曰書啓韓王世子冊封事入啓答曰世子冊封時當有措置

等節次冊禮及陳賀時上下服色何以爲之先爲講定以啓事
傳教矣冊立東宮古今天下莫大之典禮今者王世子名號雖
定儲位未加一所以群情洞鬱而請行典禮者也備物冊命
實屬慶典故典文有稱賀節次冊禮賀儀恐難以素服行
禮其日借吉行禮以重儲嗣之義以爲宜當節考禮文冊命
時有自上親臨舉動自上所御服色不可亦爲變改依上年
權停禮行禮以合事宜答曰世子冊禮事體重大不可不
親臨而自上既不得變服則何以爲之此亦問大臣以啓○
夜一更並發還宮王祗迎

己酉三月十四日丙寅晴

司憲府司諫院連啓請李潑等伸寃答曰凡事莫如

待時而行予嘉諭之以盡姑竢後日可矣○司諫院啓

曰西湖水使金鞱其代擇遣庇仁縣監鄭燁爲人庸劣

到任之後不恤縱書吏緣爲奸民受其弊闔境嗷嗷如

在水火之中不可一日在職請命罷職答曰水使等今姑推

考徐議處之未晚不允他餘事依啓○持平鄭廣成習讀

李承業定配事祀寳寺主簿李爲臣本以殘流濫籍

柳永慶之勢從恣無忌之狀難以盡言至於上年正月大

行大王下類合等冊于弘文館使善手謄寫及其始寫之日

又申敎之曰 寫人姓名及一件書張數仔細啓達爲臣以寫官

最後至乃言曰柳政丞欲辦鄭仁弘之疏以待我寫疏決不

可留此寫冊館員不勝慍然猶且備諭事體勸書若干

字而去則勃然作怒曰吾亦知之然吾赴領相之教而已傳

敎何足顧乎竟不書一字拂衣而去雖玉堂尋常書役猶不

可乃循追尋玩明知 上教勤至而乃敢如此甚知有擁護而
喜 君父蔑 國法之罪不可不懲請 命拿鞫依律定罪
順陽副令所爲人悖妄 國恤之初顯有逢迎之事請 命罷職
梁山郡守李俶命爲人泛濫專事徵斂使殘敝之邑日就
空虛如此之人不可一日在官請 命罷職答曰依 且李冕臣
玄戒○傳曰 益殿自上年秋冬欲行祀祭於 永慕殿迪
值 王候違豫久未復常加以鄭序奄至嚴冱冬月
擧動悠有 王候添傷之患故竭誠陳且姑爲請停今春
以後又將 祀行祭禮爲教非一非再勢力不可強拂 至云
苗命擇日奉行矣及見三司之論執其安祀守正之言予
豈不知此緣日期已迫自 內祭物已備 益殿耽行之計已
決又請中止深有所未安故使之磨錬時刻以啓矣復見
政院之啓玉堂之劄於予心亦以爲三司將來停論而排抑公
議強行 擧動實未妥當具由陳稟則 益殿以此擁痛
無節 王候之重傷無疑故不遑更議大槩曲折如斯而已

予雖庸暗豈不知人主敬臺諫重公論之體而固不當若
此也蓋出於一時頓　蕪命之權宜也然揆以玉堂陳戒啓
後日目用之漸之意則予之一時失大矣良用惕然且玉堂劄
吝予意已諭者其日政院啓辭之答已備陳予情之所在
故如是爲辭矣到今思之措語未瑩亦有欠於待儒臣之
道而用未安政院啓辭過當之地予懷不可不知故諭之

己酉二月十五日丁卯晴

司憲府司諫院連啓請李潑等伸究答曰已諭不允○司憲

府啓請削李興臣拿鞫答曰已爲罷職不可拿鞫○弘文館

劄請李潑等伸究答曰劄中所論四臣雖同究覈而事係

先朝不可輕議條爲處置亦未晩也毋庸煩瀆○左議政

李恒福伏以臣受命無狀上章自列未蒙恩遣彷徨陳情間

則公議方嚴亦當待命難自偃蹇之行引疾之退則有司

詔獄未有措揮惧涉唐突徊徨狼狽終以兩難遇人自勤

閭言頸赤杜門竢罪如旱望雨庶得以是爲報謝萬一之

地耳其兩不兩果之出日刑章不加温教及下曲賜寬假荅曰

負疾官六軍劒病俱係上將五體強弱本之心部則三句

動慢獨罪總臣欲既罪静檢放言無失如曰刑故臣固

號究謂之爲青炎 國亦失刑臣既受罪矣亦既簡孚矣

很云適雖得保首領平返下獄應用次律事于大臣則專

務寬蓋言涉合 李則退而不省爲且從就體法曲庇王

諫不行邪論日昇非國之福也況奚劉至恒董黨錫珪

者臣也　首宮下坎鍇光辰事者臣也坎半霞表從治命錦

者亦臣也興師引領聽臣進退群工孰用待臣指示表奚

奚大犯咸由於臣厥功既成臣先領賞今焉過咎獨曰

非我人雖不言鬼神難誣是以臣稍敢有言伏乞聖明

深念大體先削爵名以懲公論答曰省卿控辭深用

歎茲卿之忠誠卿義可質於天地鬼神豈有不察於君

父返終之事乎既知其必無是理而寧容使卿引咎而不

出乎試觀今日之國事此豈大臣在家杜門之時宜體

前旨安心勿辭速爲出仕以副予望

己酉二月十六日戊辰 晴或云

政院啓曰前月經筵視事承稟事啓曹則餘寒尚嚴

祥期已過則將開經筵氣力難及姑勿承稟事故循例取

稟之事久未承稟何以爲之傳曰過此日後當有傳教姑

待之 丙戌啓李灌等伸寃答曰事雖可爲莫如待時

先朝已定之事不可輕議姑徐後日○司憲府連啓李貴臣

請拿鞫答曰已往之事何必追咎○萬里鏡選既旋

其職如斯而止亦可懲羅○禮曹啓曰王世子冊禮

事議于大臣則李元翼尹承勳韓應寅以爲冊封重禮

不可遲延而自上變服亦以未安依該曹公事施行以爲宜

當李山海李恒福沈喜壽病不收議大臣之意如此故啓

曰 皇朝及我國 祖宗列聖三年內如有冊立儲副之事其

時亦有已行典禮親臨與否服色吉凶時王之制 先朝之

規令儒臣及史官廣考以啓○以權縉爲慶州府尹鄭

成爲吏曹佐郎許汝棵爲持平李好爲正言尹孝先

為輔德金止男為修撰吳翊為文學趙挺為大司憲

己酉二月十八日庚午

同副承旨崔有源啓曰本月十三日臣承命問安于 大妃殿
路上諸宰皆遠避所以尊君命也 到梨峴近處有一官
員回馬背立於路上四五間許 前無有遮障蔽馬首
馬足吾不詳是臣初不知為何員令下人知委則下人曰此
是全正言云云 臣於復命後令還放其下人矣及見全鼓
遠避嫌之辭則乃曰立於墻壁之間衣冠露是云云遂
住馬不蔽障無否則有後上行人臣不須多談而彼豈
忍飾虛辭以罔天聽乎 仍念甲申年間沈岱為持平時
路遇宗室平原君不為避馬平原君知委沈岱之下人
岱乃辭遞此則臣之所了了也 臣職雖三品既奉嚴命則
事體尊重故循例知委令聞議者以臣為不識敬臺
官之道云不勝惶恐待罪 傳曰勿待罪 ○弘文館劄子請
李濈仲寬 答曰予意已諭勿為煩論 ○以答右相沈喜壽
五度呈辭曰省卿辭章知卿之病尚未瘳集用直廬卿以

彼蹩之不能行步為辭是不過肢節表病而其心則固不
病矣國之置相唯在於論道經邦則其脚力之强弱固
不足計也願卿更思焉大臣之去就出處與庶官不同
職既任則責亦重大義於是乎從焉國存與存國亡
與亡無辭以退避之道有同休共戚之義即今國事艱
危處孔棘此實元老大臣謝病杜門之秋也卿以忠
鯁明亮之資胡寧忍不顧此國事一跌則卿雖欲獨安
其可得乎宜勿更辭調理出仕○令啓李潑等伸寃
不從○司憲府達啓李禹丞金鋼依律定罪又啓大使
時製述官被抄守令等前期上來非但久留京中曠
廢官事正當農月往來貽弊請外任人員一切勿拘
星州牧使宋英壽處事顛倒積失人心請命罷職答曰
李禹丞已諭不允天使時被抄守令上來依例施行宋英壽
善治守令不可罷職○司諫院啓曰秋部刑法重地郎
官之選尤不可不慎比來庸雜填差多有不職之誚

抄

郎洪翼俊義韓之甚正郎洪純懿佐郎趙漢皆庸劣
無比請并命遞差 先朝患醫書散失使之設局印出
實非偶然監印之官不謹校讎非但錯誤甚多至於
劑方材料亦多漏落一材不備不成其藥殊極可駭不
可不重治其罪終始監印之官請令拿鞫所印醫書
更令醫官一一校正 答曰依啓 印出監印醫官一並推考

時改修恭嬪
墓

己酉二月十九日辛未

禮曹啓曰 先王陵寢或有遇灾修改之事則自上當有
變服避殿減膳之舉百官亦皆變服有前例矣今者
穆陵 上有頃勢將盡撤不拘更容人力舉國臣民之
痛寃倍於一時渴然之灾自上變服節次似當依前例
磨鍊而三年之內更無變服減膳之節 本月二十日乃是
始役之日 自其日停朝市三日不止似合事宜依此知委
舉行何如 傳曰允 傳曰初修役日自上雖無變服之節
而停朝市 親視事似不可已 此意言于禮曹議處以啓
且魂殿親祭時自上變服於齋閤殿門外無可據典禮祖
宗朝亦未嘗為之云 頃日孝敬殿三年內予在東宮親
祭時始行之矣 其時小祥後亦以所御常服入齋室
變服 今不可遵從此例變服節次入齋閤殿為之何如殿
非神御所臨之地 是予致齋之所 入此變服似無所妨矣
此意言于禮曹 啓 令啓 李儀等仰寬 啓曰 予意已盡諭

之强為讀擾豈非一所耳也臣謹案違碍請李禹臣拿
鞫宋英壽曰能職天使時製述守令一切勿抄答曰李禹
臣治人不可以甚毋庸煩論守令誠抄於製述臣性來
固有弊也但詔使接待事體至重創例然矣言于
都監更議處置宋英壽曾聞有治績矣無乃風聞
或有所失耶然無大段罪過則此時守令頗數遞易
民弊不貲令姑置之以觀後效臣謹案違碍監印
監官臣拿鞫之罪答曰監印監官已為相考不可至於
拿鞫而先罰監官校正事 依允

己酉二月二十日 壬申

傳曰因山停政之日至痛在心不遑酬應庶務如刑獄文書呈辭單字及雜公事例當出入有同常時極爲未安此意政院察處

己酉二月二十一日 癸酉

禮曹啓曰自上親幸魂殿時齋殿門外變服節次雖因一時之行之例不可謂無今典禮而今則練事之過無初喪尤有間焉依上教變服於齋殿殿庭宜令後舉動儀注以此磨鍊何如 傳曰允 禮曹啓曰 傳教以私廟既謂之私非干外朝自與陵寢事體有別 行朝市舉措難容議為敢啓 守陵官朴東亮上疏請葬母時願繼視之 答曰省疏具見至情良用惕然 問于禮官處之 仍傳曰此上疏令禮官議啓

己酉二月二十二日 甲戌

答左議政劄曰 省疏具悉卿至懇 但上下之情既無所阻 則形迹皮毛有不足計者也 予雖庸暗 粗知自明 卿既無可罪之失 有何難仕之義 人言猶可恤 而予意獨不可諒耶 抑卿欲因此會避棄寡昧耶 則予奈何 以後國事日漸多艱 西北之災 有難測知 其綢繆經濟之策 固不容少緩 而卿一向引咎 若是曠時日 噫 天之方蹶 無然泄泄之戒 不幸近之矣 以卿之宏才遠識 何不一動念於國家之意而因我重此疏 宜勿更辭 斯速出仕

丙

己酉二月二十三日乙亥

召李徽等俾覓允答之諭休頒批司罷討前所請

李禹也拿鞫宋英壽不能職以答曰宋英壽事依啓李禹

臣等之論不允批司諫院違啓請以國事拿鞫以答曰已

諭不允批以朴樺爲司諫李好信爲吏曹正郎洪霽爲獻

納崔應吉爲正言朴鼎吉爲檢閱批秘密傳曰近日北門

邊報相繼入來賊中情形難不能逆料而有張不恭之勢則

極矣我國藩籬盡撤關防無一處可恃脫有緩急當

何以抵當也備邊司所當顧名思義務盡其職而通來大

臣無一日念念謀國予亦經年靜攝之餘未得引接時咨

上下彼此阻隔殆同日邊庭啟海寇之患而廊廟有從敵之

家思之至此中夜起立噫古人振作三軍張皇六師之

道豈無可行於今日者乎顧卿等勿以世降國小爲自畫

之地而以方叔召虎爲自任之責紀律戎政之頹廢者思所

以修明而鼓動之軍情士氣之不作者思所以慰悅而激礪之

上自方伯連帥下至守令邊將如有不勝其任臨急換易
者莫不預講而早處之民怨之未行者人和之未致者無宜
深究而密以圖之凡可施措策應之事與大臣熟將詳議
熟講使群策畢舉國勢自強豈不幸哉傳曰天之方蹶無
然泄泄卿等遍諭左右相使之趍即出仕以究國家之急
予無待大臣之出思與卿等商議軍國之事勖哉卿等
諒予至意無敢或怠此意另言于備邊司

弘文館

己酉二月二十四日 丙子

玉堂上劄 請李濈等伸寃 答曰可從之事則何必留難

乎 宜勿更煩 以 合啓李濈等伸寃事 不允 以 司諫院連

啓請自首人拿鞫 不允 以 司憲府連啓請鞫李爲臣 不允

己酉二月二十五日 丁丑

禮曹以守陵官朴來亮請歸葬其母上疏回啓曰今以禮經之說推之君喪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歸殯返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所謂殷事指朔望薦新之奠也我國守陵官之服君喪雖無群臣例別方之古禮則猶有可據而練後之節殊異於未殯之前臨穴之慟情切於朔望之奠初既恩許奔哭今雖使之歸葬揆之情禮似不悖矣事異常規不敢擅便上裁施行何如啓依領施行

○合啓請李藏等俾竟答曰予意已諭

○討啓李鳥巨今寅鞫以答曰已而能其識何如今寅鞫

○備邊司啓曰臣等伏見昨日傳教相與感激惶悚不知所措臣等俱以駑材待罪重地不能有所建白措畫致聖上宵旰之勤乃又以至近日邊報經騷事機方緊而廟堂諸大臣俱有事故未得齊會講議臣等實所悶慮今承聖教丁寧不勝未安之至右相則方當力疾出仕云敢啓答曰知道左

相果出甚喜乞左相慶更為善諭使之速為出仕卿等亦
刻礪盡心以濟國事

己酉二月二十六日戊寅
右議政沈喜壽等承命出仕所請特令領議政李元翼入
城料理於後還出去亦何損於監董　光陵大役訖
左議政李恒福啓承上教勤懇開釋無餘溫李非身
犯公議亦如見罪豈有終不仕之道乎方任體察重任
熟諳西北之事尤不可一日不參備局籌畫也請顯更
為敦勸出仕緣事勢甚急惶恐敢啓　答曰卿疾久未
瘳予用憂勤今仰出仕領尉良深亦自股肱相從或
體雖或有微恙自可調攝而行之卿宜速茲以後勿為
辭疾之計惟於顛持危是念是圖終始輔予以副特
艱領相久外以失左右只念今未還出以致勞勩力以此
未安識以事勢諭之左相日望其出仕予識微不能動
可更為敦諭　○傳曰領相處以右相啓意往諭之左相處
亦善諭期於出仕

己酉二月二十七日 己卯
傳曰山陵修改時三日公事不爲出入矣今次松首塋修
改今日雜公事勿入

己酉二月二十八日 庚辰

玉堂上劄請李巖等伸寃 答曰予意已諭 ム 兩司合
啓請李巖等伸寃 答曰不可輕議之意已諭于前日 不允
ム 司諫院達啓今年翻啓且啓 目今西北兩邊之事朝夕
可虞 而兵力單弱 鎭堡之坐守空城 尚冀無事 脫有警
急 土崩瓦解之勢 誠可寒心 雖有劃分調送之軍 新出
身入防之事 終是齟齬生疎 且不習水土 無補於實用 只有
騷擾之弊 莫若募本道丁壯 作爲隊伍 仍加鍊習
以爲城守之計 此古人所謂 徵兵滿萬 不如召募數千
咸鏡道則私賤已遣御史刷出矣 內需寺奴婢最爲
富實 而國家視爲私人 不許調用 平安道則積有根
著勢力之人 冒爲校屬於營邑 而營邑謂之隨營牌 其數
甚多 如北道之內奴 關西之隨營牌者 移刷出給 作正軍
以爲防守之計 則邊圉庶有可恃 而南方調發之弊 亦可紓
矣 請令廟堂商議施行 朝廷建議 設宣惠廳 務祛民

虞以體 仰聖上如傷之仁而目今新民之事莫甚於行納刀
蹬之弊故節量京畿一年貢賦及凡百應役之價計
價收米蓋其輕歇比之於前日行納人等濫觴之數不
啻倍蓰而事未及施論議紛紜行納人輩皆真出於和
又從以撓之故將中廢誠可寒心大槩利害源委不知通
試一年然後可以驗知若於行於半年而止則各司
貢物給價之時事多妨礙而利害所在有未及知請限
今年依宣惠廳事目施行驗知利害之歸更議定
奪何如答曰監印官處相考何如令鞫宣惠廳事
徐叢蔓落內奴作隊剝無可爲之事隨當擇事施經

己酉二月十九日 辛巳

傳曰宣惠廳收米事議大臣以啓 四館學儒生趙廷虎等上疏請五賢從祀答曰太學諸生追崇五賢前後疏章已爲俱見深用嘉嘆但此事重大 先王所未輕擧者姑待後日可也

(B)
732.55
4724
[v.16]
no.5
0205191

昭和六年九月十日印刷
昭和六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6]
no.5